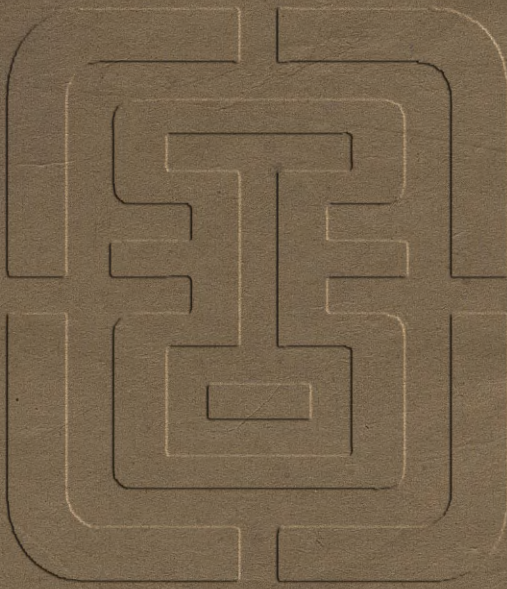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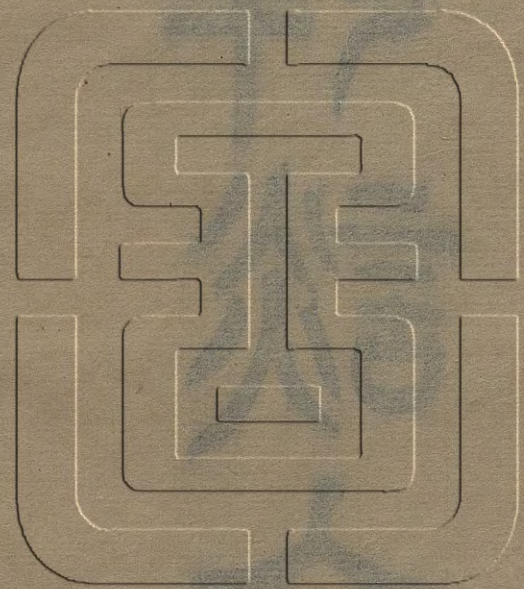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8292
854-2



辭談介卷





癖談卷一

元和蔡雲鐵耕談

泉之見於經典者惟周禮教官之屬有泉府注引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疏云泉與錢古今異名故後鄭引之得通一義

泉與布一物而二名天官外府注布泉也布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疏云布泉也者此言布地官泉府云泉是布泉一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者泉府據其所藏爲名此官取名於其流行故鄭卽云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無不徧卽布之義也案塵人斂布入於泉府卽泉府之征布司

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是府泉與市布相流通非必在泉府名泉在外府名布也鄭賈特以對文見義耳世以圓函方者爲泉以圓內方外如脾睨形者爲布非古也夾漈謂古泉如篆文宋亦屬肌說布名不一外府邦布載師里布閭師夫布司市辟布塵人欵布總布杜子春讀爲儻布鄭讀如穗質布罰布塵布肆長總布杜讀爲儻布鄭蓋從之泉府征布皆泉也惟先鄭謂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又自破其說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仍以布爲泉也蓋泉者布之總名巫馬入布於校人羊人受布於司馬注並同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注金銅無凶年因

物貴大鑄泉以饒民故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竹書紀年湯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管子亦云禹以厯山之金鑄幣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民之無餽賣子者鑄泉救荒古而然矣害金不可數興後世罕有知者

泉亦謂之財又謂之賦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穀也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錢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歟又謂之貨秋官職金掌受土之金罰貨罰注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曰金作贖刑

他經無泉而有布毛詩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易物也案泉亦名幣如竹書鑄金幣管子刀

布爲下幣史記銅錢爲下幣之類是也箋申傳義未必不以幣爲泉疏歷引外府注檀弓注及載師注明知布當訓泉而誤會鄭義以幣爲布帛之名疎已且載師注引以證布參印書而曰抱此布也者固先鄭指爲舊時說而後鄭易之爲二十五家之泉者也鄭於彼不以爲布參印書之幣而於此乃以爲布帛之幣乎如涪釋緡錢引抱布貿絲證之則似以布爲泉以絲爲緡作持錢求貫解義兼比興矣夫錢以緡計本可云抱而疏謂泉則不宜抱之其說亦泥

禮記檀弓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案此注合泉布言之

旅歸四布疏同

左傳魯人買之百兩一布注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案載師注先鄭引之以布爲泉與杜義異然未知作何解也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注布錢也引載師里布爲證而未及閭師夫布趙氏之疎也案惠氏士奇禮說云屋粟邦布見管子輕重篇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廛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籍於室屋妄矣邦布者口泉眾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籍於萬民六畜妄矣據此則孟子布縷之文亦可釋爲緡錢歟

尙書呂刑其罰百鍰之鍰卽泉也案夏侯歐陽說墨罰

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率銚之假借字古尚書

說緩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緩

為三斤見周禮職金疏又鄭注考工記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銚緩也今東萊稱或以大音泰半兩為鈞十鈞為環

環重六兩大半兩緩銚似同矣則三銚為一斤四兩又

陸德明尚書音義緩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蓋小爾雅說文云

六緩字之誤銚也銚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今說文作十銖

二十五分之十三下脫銖字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銚重

六兩周官劔重九銚俗儒近是又晚出孔傳六兩曰緩

疏引馬融解攷工三銚云銚量名當與呂刑緩同俗儒

云銚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合參眾說率也銚也緩

也實一字也六書故緩與銚實一字其重則夏侯歐陽賈孔之徒

皆以為六兩鄭加大半兩矣三分兩之二實十六銖也古尚書說

及許氏說文皆重十一銖五綮二黍即十一銖二十馬五分銖之十三

融亦以為然者也竊謂六兩之說既出俗儒東萊之稱

尤非確證且如鄭之數百緩重四十一斤十兩十六銖

不惟所罰過重亦奚取此奇零之數如古文說罰既不

重而適得三斤成數從之為允矣虞書金作贖刑傳金

黃金此傳緩黃鐵疏謂黃金黃鐵皆今之銅銅本非織

碎之物乃不舉三斤成數而必析之至銖綮之輕豈非

鑄成十一銖五綮二黍之緩積百緩為三斤積千緩為

一鈞如後世積十錢重一兩積千錢重二斤四兩之法

乎故知鍰卽泉也余藏古布榻本面文六字其一作𠄎
又一品面文七字其一作𠄎卽鍰錡字省文古文爰作
廣韻鍰錢也舊有是訓也畢尙書沉阮閣學元同譔山
左金石記載召鼎銘有𠄎字錢氏站釋爲鍰引甫刑罰
鍰爲證

小爾雅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
曰錡錡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此卽俗儒所說釋文
誤脫小字也

十黍爲絜十絜爲銖則一銖百黍二十五分之則四黍
積四黍者十三則五十二黍故以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爲五絜二黍也二十四銖爲兩則一兩二千四百黍十

六兩爲斤則一斤三萬八千四百黍三之爲十一萬五
千二百黍正十一銖五絜二黍百倍之數故百鍰爲三
斤也式照切半者三之一大半者三之二則大半兩爲
十六銖六兩大半兩則百六十銖百之爲萬六千銖以
三百八十四銖爲斤則萬五千七百四十四銖爲四十
一斤餘二百五十六銖爲十兩十六銖故鄭以百鍰爲
四十一斤十兩十六銖也兩有半者一兩又半兩則捷
爲三十六銖舉爲七十二銖錡爲百四十四銖故俗儒
說錡重六兩則百鍰三十七斤八兩也

尙書大傳夏后氏死臯罰二千饌周本紀黥辟疑赦其
罰百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選饌與鍰聲相近故得

通漢武造白金三品名曰白選蓋本諸此史記白選漢書作白撰音刷鄭司農讀銖爲刷其音同則是選饌撰之音旣通於鏹又同於銖銖與鏹音雖不得轉通而義相同形相近其實非一字矣布文𠄎𠄎以爲鏹省文可以爲銖省文可卽讀如白撰之撰亦無不可

漢書蕭望之傳張敞言甫刑之罰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余謂此非銖兩之名乃因選重若干銖兩故以若干銖兩爲選猶唐時錢重十分兩之一後遂以十分兩之一爲錢耳輕重以銖周家定法古泉有流傳於世者其輕重或不等後人各據所見以爲銖兩之名宜其說紛紛不一也說文又云北方以二十兩

爲銖則泉布以代變亦銖兩以俗殊惟知園法計銖卽知罰鏹不計兩而眾說參差可置勿辯矣

有難余者曰以銅四十一斤餘贖墨辟固嫌太重而以銅三十斤贖大辟不又太輕乎余曰子見九峯傳之貶穆王矣未見有美穆王之文乎孔傳晚出縱不足據但詳玩經文固疑而後赦非意主於贖者如九峯贖刑斂財雖大辟亦與贖免之說何以四曰其審克之五曰閱實其辜諄諄然惟敬刑是訓若此也且一則曰惟訖于富再則曰獄貨非寶必大反其詞以欺人又何爲也五罰之疑有赦傳謂罰疑赦從免則大辟且有不入千鏹而徑免者罰金一鈞不得已耳而又何疑乎其輕

難者又言大司寇禁民獄入鈞金數與大辟之罰等毋
乃已多乎余謂此固非三十斤之鈞也淮南子云有輕
臯贖以金分注謂金分者隨臯輕重有分兩案淮南子
以十二葉當一粟十二粟當一分十二分當一銖則分
甚輕矣惠氏禮說謂鈞金猶金分亦隨臯輕重之名此
或東萊稱大半兩之鈞歟其亦累計之而入以鍤歟累計
非十鈞爲鍤也如卅六鈞爲五
十鍤十八鈞爲卅五鍤之數

治氏注十鈞爲環職金疏引作鍤漢書宮門銅鍤注鍤
讀與環同考工記火以圓後鄭謂形如半環然是亦與
環同也爾雅肉好若一謂之環泉取象於環故泉有肉
好釋名刀本曰環泉取象於刀環故古泉其環如泉身

形如刀而新莽因之以鑄梨刀錯刀太公立九府圜法
師古曰圜均而通也竊謂圜法之立其義則均而通其
形則如環其音則轉相通而爲鍤鍤者周家之圜法也
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
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
丈爲匹圜法二字統金錢布帛言之自李奇混解上下
兩圜字世遂謂周家泉法皆如孟康所云外圜而內孔
方者其誤殊甚觀下文云利於刀則錢中有刀矣不言
布者恐混於布帛之布實則周家圜法泉布刀俱有故
師古舉周官大府以下九職當九府而以圜爲均而通
也上圜字主義下圜字主形泉爲圜法之一函方之泉

又爲泉法之一班氏以是爲周家制故特言之其它作刀形者柄端如肉好若一之環作睥睨形者足閒如火以圓之半環皆不離乎圓而爲函方者之別種謂圓卽錢李奇妄說豈特重九兩爲無稽哉

說文錢銚也古田器從金菱聲詩曰痔乃錢鑄毛傳亦訓銚疏引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爲田中刈器錢同之矣借錢爲泉不知始何時杜子春云故書泉本或作錢案太宰疏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攷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曰故書此卽馬融傳所謂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旣出於山巖屋

壁復入於祕府者也蓋當秦漢之際變篆爲隸卽已假借通用而今文之作泉實劉向所校正云

泉布之泉與水泉之泉隸書歧而爲二儼畫鴻溝如桓帝永興元年孔龢碑之錢給犬酒直靈帝建甯二年史晨後碑之奉錢中平二年曹全碑之家錢糴米粟皆不作泉而如曹全碑之謀若涌泉拜酒泉祿福長劉熊碑之如源如泉其文固具在也在作隸者但知金品从金旁而昧流行徧布之義但知菱聲近泉聲而忘田器貨用之別其識旣陋至於久假不歸強詞奪義遂有以金旁兩戈與利旁从刀同爲象齒焚身之戒者嘻亦可嗤已

篆文泉不從白下水隸變作泉故新莽鑄貨泉時以爲白水真人猶篆文鎰不從卯金刀隸變作劉故莽旣造梨刀錯刀尋又禁剛卯及金刀也皆爲隸體所誤也

碑文雖變泉爲錢而泉文仍從古如新莽之大泉五十小泉幺泉幼泉中泉壯泉貨泉諸品吳大帝之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北周武帝之布泉

其五行大布之或亦讀爲泉以及不

知年代之布泉太元貨泉大泉五銖大泉二十皆篆文泉也又如唐高宗之乾封泉寶楚馬殷之軋封泉寶南唐李璟之永通泉寶南宋孝宗之淳熙幕文泉以及不知年代之通行泉寶皆隸而作泉者也近世安南景興泉寶亦隸而作泉蓋泉文有泉字者惟太平百錢錢中

之王兩玩品從俗作錢而已他如元時權鈔幕文之錢明太祖洪武幕文之錢熹宗天啓幕文之錢義旣從俗遑論字體至莊烈帝崇禎幕文之錢作彡因陋就簡更不成字體矣

國朝於戶部設寶泉局鼓鑄卽周禮地官泉府之義字亦從古可見流行之象古今如一又豈俗書所得而混乎

或謂余曰古今權制名目不同輕重懸絕作史作譜家辨析未精每多牽混是亦蓄古泉者所當攷正也余攷漢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

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又云權輕重者不失黍絜注謂
十黍爲絜十絜爲銖古之權準乎黍之重以起數如此
今惟十六兩爲斤名與古同下此十分其兩曰錢十分
其錢曰分又遞析之爲釐豪絲忽分也釐也豪也絲也
忽也皆借度之數以爲名也惟錢之名則取之泉案唐
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重一兩自後遂以十
錢爲兩而以錢爲十分其兩之名

新莽貨布今重四錢六分以一分八釐四豪準古一銖
正得二十五銖之數則古之一兩止今之四錢四分一
釐六豪而今之一兩於古爲二兩六銖三絜四黍廿三
分黍之十八矣

二兩爲八錢八分三釐二豪六銖三絜
四黍爲一錢一分六釐六豪五絲六忽

廿三分黍之十八爲一豪
四絲四忽合之爲一兩獨取貨布定漢權以其分寸
與建初慮僥銅尺合

唐權與今權同擇開元錢精好者稱之十錢適重一兩

則其所謂兩已非古之兩而唐志猶謂重二銖四參

誤者特十分其兩之數強名之曰二銖四絜以合乎古

耳或曰兩旣加重銖絜卽隨以重此自爲唐之銖絜可

也奚必古余曰銖絜猶虛名黍則有實數銖絜隨兩以

重黍能隨銖絜而重乎亦得曰此自爲唐之黍非古之

黍乎且所謂兩者兩其一龠之容之重也而此所謂兩

何兩乎旣非由黍起數積至銖兩而反從兩起數析爲

銖絜仍古之名失當時之實矣

五銖錢有好郭者梁天監元年鑄顧烜曰重四銖三糸

參皆改書糸後不復注二黍每百枚重一斤二兩今稱是錢重八

分弱與漢權合七分九釐四豪八絲八忽準古四銖三

一斤烜以梁人記梁制當得其實糸二黍七兩九錢四分八釐八豪準古

北齊書高恭之表曰自頃以來私鑄薄錢斤餘二百徒

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

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云云案一斤重三百

八十四銖五銖錢七十六文正重三百八十銖其零不

計也二銖二百文重四百銖曰斤餘二百是無二銖之

實矣今稱永安錢重九分强者合古五銖之數者也九分

二釐準古五銖是北齊時猶用古權也

權之變古自隋始隋志高祖新鑄五銖重如其文每一

千重四斤二兩案四斤二兩止一千五百八十四銖若

五銖千文積五千銖當重十三斤八銖多寡懸絕矣今

稱隋白錢重七分弱則志所謂斤兩正與唐權同六分

千之為六十六兩舊譜重一銖六黍當重一銖五糸八

即四斤二兩也蓋三分二銖四糸之數約取其二以

強名之者耳譜準當時之斤兩定為一銖六糸其非五

銖明甚即以其重準諸古權亦止三銖五糸八黍廿三

分黍之十六三銖五糸八黍為六分五釐八豪七絲二

忽廿三分黍之十六為一豪二絲八忽合

之為六非五銖也是志所謂重如其文者全不足據也

重四斤二兩夫五銖錢三百十七枚已重四斤二兩而多一銖乃千錢之重止於此數豈其時以七十五銖七釐五黍有奇爲一兩乎名實不符涉於浮冒泉法之陋也銖兩不合自相矛盾又史筆之陋也

唐志於乾封泉寶云重二銖六分其已易釐爲分乎自後於乾元十當錢則云緡重十斤於重輪錢則云緡重十二斤并不言銖分矣案舊譜十當錢重五銖蓋如兩開元錢之重當積八百文而重十斤重輪錢重十二銖蓋如五開元錢之重當積三百八十四文而重十二斤八百文爲緡計足陌者八也三百八十四文爲緡計九十六文爲陌者四也緡數有多少因錢質有小大也

或謂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建元五年行三分錢徐廣曰漢書曰半兩四分曰兩則錢以分計舊已豈始於唐乾封乎余謂此非銖分之分乃分析之分也案秦錢重十二銖故文曰半兩漢高后行八銖錢而文曰半兩則以少半兩爲半兩至文帝造四銖錢而文亦曰半兩名始不符其實猶賴大事記三分之名得通半兩之義惜爲徐說所混耳如徐說四分曰兩半兩止二分非三分也且是時權數無所謂分者卽淮南子有十二粟當一分之說亦非以之代銖也故知三分者三分十二銖之重以爲半兩正與孝文四銖之半兩同師古以爲又新鑄作者是蓋當孝文時卽取三分之一

爲名矣唐封演說半兩錢有三監文者卽三銖錢洪志
謂與漢志重如其文之云不合移其說於三分錢不亦
可乎漢英錢高后紀作五分錢此自
爲分寸之分顧烜曰徑五分

一錢之名因開元錢之重說已見顧氏炎武日知錄但
其標目曰以錢代銖又一條曰改銖爲錢則大誤銖者
二十四分兩之名也唐豈以二十四其兩爲錢乎當云
以錢代十分兩之名改二銖四銖之名爲錢耳

宋史志景德中劉承珪參定權衡之制以御書眞行草
三體消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銖爲一錢者以二千四
百得十有五斤爲一稱之則今稱三體錢各重一錢則
宋權亦與今權同

唐律疏義引襍令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爲
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
斗爲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
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
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
十尺爲丈唐六典與雜令同又云凡積秬黍爲度量權
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
官司悉用大者據隋書律秬志開皇以古斗三升爲一
升古稱三斤爲一斤則大斗大兩始於隋開皇閒唐初
沿而不改耳錢竹汀師十駕齋養新錄敬繹此條自愧
疏於攷證猶喜隋變古權之說未爲臆斷因計大兩六

十六兩爲一百九十八兩錢重一銖五釐八黍十分黍之四三之爲四銖七釐五黍十分黍之二又千之爲四千七百五十二銖適合一百九十八兩之數則余所正舊譜一銖六黍之誤又非妄矣至志文四斤二兩之兩不言大兩銖亦非積秬黍之銖乃從乎大兩而爲大銖數皆以三當一隋權同於唐權唐禩令及六典可證也

癖談卷一

癖談卷二

元和蔡雲鐵耕談

今所見金幣

金幣猶言銅幣

古物也而非上古物也蓋流行於

春秋戰國晦於秦僅存於漢再晦於莽稍顯於唐而盛述於宋人之口者也何言之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退又行之於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史記循吏傳楚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齊楚各鑄幣矣推之他國當無不然夫王朝圜法必有定式而今所見形製不一且其文字皆著國邑名是可按春秋戰國時之地理以爲斷也暴秦銷天下兵銅物當在禁例錢必盡斷勿行而民間兵不敢匿錢則吝輸

穴地理藏勢所必至此一晦也古書有幣之名無幣之形乃臆造所不能到而莽鑄貨布十布等適與古布相類意巨君博學多詐必竊見古幣稍稍變更以揜蹈襲之跡而非出於制也以其僅存於漢也莽既屢更錢法制新制卽罷舊制私藏古泉之禁當與剛卯並嚴矣周禮外府注云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則外此不概見可知不然博古如康成其說古泉僅能詳此三品形製何邪此再晦也錢譜制自梁顧烜止及莽布於古闕如至唐封演張台作譜則有云西河郡別駕李幼奇得之長平溪澗者矣有云見於寶鼎尉王罇家見於檢校膳部李涿家者矣有云充海觀察鄭漢

章奏之詔翰林驗其文者矣上好下甚地亦効靈金幣之品由斯以顯然而如賈公彥疏周禮但依鄭文爲解未嘗討論其源流司馬貞索隱於平準書刀布之幣卽以莽刀布釋之顏師古注漢書於莽十布止云布亦錢耳不能詳其所自則唐人猶有未明乎此者故曰稍顯於唐唐人說幣之形製文字曰長廣幾何肩足若何而已曰某邊加某某下安某而已至宋人而始依傍字書傳會其說不曰義農卽曰軒昊如董道旣攷次爲錢譜而鄭樵卽入之通志矣而羅泌且編之路史矣於是史公所謂高辛之前靡得而記班氏所謂夏殷以前其詳靡記者竟燦然其大備焉不亦盛乎夫惟子母二品之

權數典猶略金錫六等之齊考工莫詳遂使古時金幣
不幸而見奪於新莽之鑄者五六百年又幸而得躋於
三五之世者四五百年而究以年代荒遠人反疑爲贗
品斯仍歸於不幸也而卒遇今之嗜古家辨其文字皆
爲地名斯又何如厚幸也余故覩述之以存其真而是
物亦良可寶貴也夫

或以文作金者名金文作貨者名貨文作布者名布而
實可通稱幣也或以有首有肩有足者爲幣而實幣之
形製不一也小者一種首肩足與足肩皆方質銳薄面
幕有輪郭一種首與肩不分而圓足間之好及身之半
上有小穿一種首肩足皆方首之兩旁平出銳角足間

成三角形一種首肩方足銳足間成八分形中者一種
首足皆方肩與足間皆圓質渾厚面幕無輪郭大者一
種首肩足與足間皆圓質厚有輪郭一種與莽十布絕
相似一種首方而長身整方下微窪有輪郭又有如秦
半兩而好圓者有如秦漢半兩好亦方者皆幣也又有
銅片形若半環橫徑五寸者有如泉志所載齊歸化者
無非幣也路史以爲三五古幣皆圓內而方外爲脾睨
之形垂則象天之示置則象地之勢北會而南分而坦
之則人也蓋本三才之義取象如此此其議闕矣而豈
知幣不獨此一種且一切眾幣皆沿古制乎而妄謂後
世苟簡斯又不通之論耳

幣之名夥矣見鄭氏通志者有太昊金帝昊金黃帝貨
高陽貨高陽金帝嚳金帝嚳貨堯泉夏貨商貨商泉莊
布齊布莒貨之屬見羅氏路史者有軒轅金葛天幣尊
盧幣太昊丸棘神農幣神農泉黃帝幣少昊貨高陽十
等幣嚳貨一金堯布舜策馬貨夏后幣之屬大概依董
譜爲說據所論文字余約見其半而余所見古幣文字
出乎此外者正多使三家見之不知將若何穿鑿耳洪
遵撰泉志往往逞臆說獨於布品不採董譜爲得闕疑
之意但異布之名猶仍舊譜似以莽布爲常品而此轉
出其後則甚非也

兩字幣左文作坶者路史注據董譜以爲葛天氏之幣
夫尊盧葛天世次有無尙不可考乃欲憑一字之髣髴
紀鴻荒之制作抑亦誕矣然猶未見其必非葛字也幸
彼有矛焉可借以刺其盾案路史注神農錢圓徑寸五
分重七銖好圓無輪郭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訔字
鈎畫甚精神字也一字圓幣文可旋轉而試移之於右
非卽坶字乎則吾未聞神从反葛葛从反神也流俗因
其字形號鑱子錢洪氏仍舊譜置之下方作坶均不足
怪獨怪董氏考古文以爲巨泉則亦嘗置之右方讀之
而竟忘其爲葛天之坶乎抑又悖矣然則宜何如讀曰
宜如兩字幣之左文讀之實垣字也至兩字幣之右文
不可識或以爲襄或以爲長榻本諦審未眞甯闕其說

洪氏志布品不伸已說獨於五字幣一正一倒者則云此布自柄端例讀其文曰安陽之吉貨蓋因張台之說之拙而偶斷之惜得其二轉失其二仍昧其一耳得其二者下安中讀爲安全邊之斤讀爲化古貨字是也失其二者曰如二則二字矣而轉讀爲之曰金邊則金字矣而轉讀爲吉是也昧其一者兩口相重讀爲陽是也余得其倒者形質樸厚不會磨鑣長廣分寸一如張說又嘗見其正者手榻之面文五字右作卩又安邑也中作斤化也左作二全二金也幕文一字亦作卩也此幣文最易曉者何張與洪辨之如是其艱哉路史論幣篇注以是爲黃帝貨但稱李涿家品了無他證豈因通志

黃帝貨貨作斤遂據此一字以定之歟是幣幕文安上有作卩者有作卩者有作卩者皆小於安字倒書者幕無文又一品左作至一金也餘悉同

路史旣以五字幣中作斤左作至者爲高陽貨一金而又以宅陽平陽安陽等兩字幣爲高陽金別種夫五字幣之右文亦安邑非高陽而若宅陽幣則張台云有肉郭面文兩字者洪志繪寫失真余所見字體數種作𠄎𠄎𠄎皆宅也非高也平陽幣則舊譜云面文兩字類蚪蚪書背文三道文不可識者科斗書指其字體非不可識不可識者背文之三道耳余所榻者無幕文而平作𠄎𠄎𠄎人人能識不得強以爲高也安陽幣則字體

多至數十種作𠄎𠄎𠄎𠄎皆爲安絕無類高者其幕往
往有三道文三道文者川流之象也安陽幣幕或勒
字與大幣正中勒𠄎全者並是齊貨

六字幣中作𠄎全在作𠄎左作𠄎者路史注據董
譜以爲舜當金策乘馬夫尙全之爲當金固已𠄎之爲
乘猶存髣髴至正之爲馬則援引支離卒不可曉左文
闕其說又未見所謂策字者仍無確證也且夫策乘馬
之貨其果有乎無乎案管子臣乘馬篇管子曰虞國得
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下文管子所
對有謂農夫者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有
謂百官者曰國無幣以穀準幣此卽所謂有虞之策乘

馬也其法以穀爲主出陳入新居賤化貴民資其利國
入其贏殆仿泉府國服爲息之法而甚焉者然則策乘
馬爲喻詞君之御民有乘馬權利之緩急猶以策爲進
退云爾有虞亦屬託詞名爲便民實以肥上揜權謀而
愚黔首猶許行爲神農之言云爾抑此數也非貨也而
謂舜實鑄策乘馬之幣則謂神農鑄不貳買之幣可矣
豈非癡人說夢邪余攷其文𠄎爲梁尙卽當之變文𠄎
卽前卷以爲錡省文者讀曰梁正當金當錡謂梁邑正
用之當金若用爲罰贖又以當錡也又一種差小七字
梁下作𠄎邑之變文金上作𠄎爲化金末作𠄎省文
讀曰梁邑貨金當錡謂梁邑之貨金而此金又可以

當鍤也一重當字一重金字文簡義備夫豈有所苟哉
又一種文與七字幣同惟鉞下不重金字而作𠄎蓋
紀數也鍤重十一銖五釐二黍此一𠄎二似紀其零數
又思筆算一作一十亦作一古人文簡但作一便可意
會爲十一而鍤之全數在是矣而此幣之爲鍤益信矣
又見兩種一作𠄎一作𠄎一作𠄎一作𠄎一互相通
小幣右作𠄎形矢字也左作𠄎猶第布亦百紀數之
八也亦有反其文者皆讀曰矢八金古以兩造禁民訟
入束矢然後聽之豈後世因鈞金獲利并入矢者亦使
入金故鑄此以代而猶存其名歟

二字幣文右作𠄎左作𠄎亦有左𠄎右𠄎者皆讀曰梁
邑路史注以此爲堯布之小者而釋之曰古文泉久在
水上蓋讀左文爲泉如夾溲所志堯泉之文耳然旣以
爲乘馬之乘又以爲堯泉之泉从木从水何其無定豈
羅氏止據傳寫之文爲說實未見此兩品歟曾博訪古
幣廣訂字書者而若是歟余得是幣以校前二品三𠄎
字實無纖豪之異亦未見其爲久在水上也

幣文左作𠄎右作𠄎當先左後右讀曰昌邑左作𠄎
省文也右作𠄎當讀曰虢邑右作𠄎字也粟从肉疑粟
省文左作𠄎當讀曰粟邑左肩有𠄎字

幣文右作𠄎或𠄎皆吾字也左作𠄎或𠄎形近豕蓋
蠡省文當先左後右讀曰蠡吾左足有𠄎字八貨紀直

也

幣文右作𠄎左作𠄎亦有左𠄎右𠄎者皆讀曰平州幕
文有作𠄎者右作𠄎左作𠄎讀曰成安幕有二三三×
介十等文右作𠄎左作𠄎讀曰成平幕有一二×八欠
十等文案幕文之數非紀直也范之次第也不然大小
輕重同何直一直十如是相懸乎

幣文右作𠄎左作𠄎亦有左𠄎右𠄎者皆讀曰茲氏茲
下或作十氏下或作𠄎皆在足合爲十八貨紀直也又
或有全字在中當讀曰茲氏金十八貨其足有文者幕
有三三×等文又有作𠄎者觀此品面幕數不同知幕
文均非紀直

幣文右作𠄎馬也左作𠄎。上古文服下蓋同𠄎當是
馬服邑

幣文左作𠄎古文辛辛與莘通詩纘女維莘傳莘太姒
國史記夏本紀贊禹後分封有辛氏廣韻亦云夏啟封
支子於莘莘辛聲相近遂爲辛故知莘辛通也其右文
上作𠄎則亦當先左後右讀曰辛邑邑下作𠄎此非古
文上蓋筆算紀數之六也其幣面有郭長二寸博寸二
分自半以上肩首不分自半以下中析爲二與他幣異
路史論幣篇據王存義以爲軒轅氏之幣謂古封禪文
軒轅字合爲一作𠄎也如知爲辛字大可傳會爲高辛
余蓄一古藥鏡其首中空可受木柄有孔穿透蓋留以

鍵柄者身作三道文面幕同無足而微窪疑非幣然亦曾見有銘者又似幣矣其刀品中方寸匕之流歟名之曰藥鑊幣

余有一字圓幣與垣字幣絕相似文亦在右作共音恭字也或曰旋其文於左則成𠄎籀古文冊也余笑曰持示彥遠漁仲長源諸君子又出筴乘幣別種矣

又一種莢在右下作匕左作𠄎上作𠄎旋讀之曰共邑赤金

余有小圓幣如漢半兩者右作𠄎古文魯也左作𠄎似卽右文而反之然字體稍模糊矣未敢蹈傳會之轍要其爲古幣無疑爾別榻一小幣正中作𠄎與石鼓文魚

字同蓋魯省文盃和鐘銘魯省作𠄎

又有大幣亦正中作𠄎幕文十二

又有大圓幣𠄎字在左

洪志有蟻鼻錢仍舊譜上狹下廣之說圖之今俗通稱鬼臉錢則額當在上口當在下諦審之上爲兩子相竝

款文

款謂陰字
凹入者

案玉篇子部晉奇字晉晉本从𠄎下日

此省兩畫其口卽日字款文耳於是歎譜家倒置已久轉賴俗稱以正之更名晉幣面目一新矣

泉必枚直一而後百姓便於日用古今當無異情如楚莊更小幣爲大幣而民不便可證也夫古幣之重奚止一二泉三四五六泉之直抑非凶年不鑄流通又絕少

豈其時穀帛交易外無復一二泉三四五六泉之需乎
亦不便甚矣然而有貝在書盤庚具乃貝玉疏貝者水
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蓋以貝出於水
而無窮爲天地自然之利且其價賤如王莽時不盈寸
二分之貝率枚直錢三斯足以濟行幣之窮而爲日用
之主故貨賄財賦字皆从貝也雖然大小同而賈相若
則美醜混而爭端起俗淳可用俗詐不可用於是以泉
代貝之法興焉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
秦廢貝行錢而有云者始有也兼有也又以濟用貝之
窮圜法之精義也余觀於朋貝六貨朋貝四貨兩幣而
歎今世泉以枚直一爲便其所由來有漸矣案元史雲
仍其俗然則用貝猶愈於用鈔而呂東萊目爲錢法之
蟲豈其然乎

六貨四貨兩幣見洪志不知年代品所謂狀如半兩微
有輪郭者也李孝美見字勢聯合如一以爲兩字不可
識誤已其文右作𠄎朋貝也左作𠄎六化也四貨則作
𠄎也案古文朋本作𠄎此筆法小變者何兩字連書欲
下容貝字耳其曰朋何兩貝爲朋莽貝貨五品除枚直
錢三者皆二枚爲一朋故古文朋或作𠄎

詩錫我百朋
箋五貝爲朋

總言五品之貝各自
爲朋詞異而義同

其从𠄎何𠄎卽元龜距丹之丹龜

甲緣也莽龜寶四品皆因貝之直而十倍之爲十朋故

从絲亦得朋義

馬鄭虞解易十朋之龜為神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故王注云朋黨也別

是

古者龜以兩為朋貝不論大小亦皆以兩為朋則

六貨為枚直三者一朋四貨為枚直二者一朋可知已

小圓幣右文管左文𠄎右文具上从𠄎省蓋示不得為

朋之象左文化上不紀數則直一耳又有右作貝左作

𠄎者類莽時文字非出於古也

大圓幣右文𠄎當倒讀為朋貝左文陰當橫讀為八

金此則枚直四者一朋正與四貨六貨為三等

爾雅釋魚餘泉白黃文陸璣詩疏於白質黃文下類舉

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為文云云

與郭注異

意貝以白質為尚

獨中貨幣之選歟桓寬鹽鐵論夏后氏以元貝意夏尚

元而商則尚白歟以泉代朋貝而厥貝名餘泉或可補

李郭二家注義之闕

銅貝鑄銅為貝又六貨四貨之權輿也始則肖其形以

代繼則著其文以代工愈省而愈便於用矣余所見者

蓋盈二寸

宜子宜孫四寶形如秦半兩其字自左向下旋書至上

而向左疎密參差別成章法頗類瓦當古物也文曰四

寶蓋四貨之流曰宜子宜孫又厭勝錢源所自出

幣文不可識者一品文在正中作

路史以為少昊化

一品首

作八正中作三一品同安邑幣倒書者左作𠄎右作𠄎

一品同梁邑幣左作𠄎右作𠄎

幣最大者長四寸今稱十貨幣以幕文得名其實面之
左文亦曰當十化也或讀其右文爲扶比且以形製同
十布疑莽所鑄余謂扶是比非莽鑄則尤非也案禮記
投壺篇五扶七扶九扶注云鋪四指爲扶一指按寸又
算長尺二寸注云其節三扶可也則鋪四指爲四寸一
扶字已盡此幣之度更贅比字則不詞古文比作扶布
亦作扶與幣文相近似漁仲讀爲布者勝以扶名布直
則當十旣書名又書直正十布之所本特莽橫書布名
於上書其直於下爲稍稍變更此亦莽竊見古幣之一
證若謂卽莽所鑄則字體具存可置勿辨雖然字體不
同於莽而篆法已繆於古意此品出諸幣後矣篆法若

何面作辨於益折幕作十

近見海鹽張燕昌金石契摹刻一幣形與十貨大幣同
長寸六分廣八分蓋卽十貨之子錢文曰四布當十化
四作卍餘文同大幣惟四布文在面當十化文在幕爲
異此又莽十布橫書之所本何以小大直相等則此品
自當十大幣又當小幣之十實當百矣當十何以名四
布其重得扶布十分之四也金石契目爲連幣以兩幣
一正一倒四足相連係出范後未經剖析者蓋偶然耳
以爲專名者非釋爲四布當十者亦非

元好問續夷堅志下載東平人錢信中案錢譜收錢凡
得數十種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

文曰端布當千背復有兩字有絲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余詳釋其文云作燕尾狀者指布也云今所有者指莽之貨布也云大四倍者謂貨布僅得此布四分之一也文曰端布當千卽扶布當十化之文也端與千以意讀之耳背復有兩字當卽十貨之文其文顯明何轉不錄豈適見篆跡模糊者乎乃下云有絲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似略舉幕文有此諸種而總以成數者又似端布之外有此各品而疑爲莽貨者實皆非也蓋有上脫又字上說一布竟此又雜說布名布名奇異希有遺山曰驗當必不誣而刻本多訛亦未足據竊疑泉布卽男泉絲布卽幼布流布卽次布姑筆之以

俟博訪

憶所見古幣尙有一字者曰鄭曰郭曰露曰祁二字者曰同是曰貝邱曰皮氏曰唐谷曰蒲子合前地名如魯如晉如鄭可勿詳說如襄垣長垣如陽邑姑不具論其餘攷次如左

垣於戰國時屬魏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五年白起攻魏取垣十七年秦以垣爲

索隱曰爲當爲易

蒲坂皮氏魏世家

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縣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

安邑於春秋時屬晉於戰國時屬魏魏世家悼公十一年徙治安邑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將兵圍魏安邑正

義曰括地志云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本
夏之都漢地理志河東郡縣安邑巫咸山在南鹽池在
西南魏絳自魏徙此

宅陽於戰國時屬鄭亦屬韓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

鄭伐衛荀瑤城宅陽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

此鄭係韓國改稱與上異盟於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於鄭

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

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

平陽有六於春秋時屬魯者三一宣公八年城平陽注

今泰山有平陽縣漢志泰山郡縣東平陽一襄公二十

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注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

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漢志山陽郡縣南平陽孟

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一左氏哀公

二十七年傳越子使后庸來聘盟於平陽注西平陽疏

高平南有平陽縣案杜彼注高平南平陽縣南字屬下

讀與漢志合此疏屬上讀且以釋西平陽皆誤於春秋

時屬衛者一左氏哀公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悝酒於平

陽注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漢志東郡縣有陽平無

平陽於春秋時屬秦者一秦本紀甯公二年公徙居平

陽徐廣曰郟之平陽亭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州岐

山縣西四十六里於春秋時屬晉於戰國時屬韓者一

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傳趙朝爲平陽大夫竹書紀年晉

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韓世家宣子卒子貞子代立徙居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漢志河東郡縣平陽韓武子元孫貞子居此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河之陽安陽本宋地而齊兼之又有屬秦者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拔甯新中更名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甯新中七國時魏邑又云卽今相州外城此秦安陽也項羽本紀行至安陽顏師古以爲今相州安陽縣索隱因之以爲今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此宋安陽也漢志汝南郡縣安陽漢中郡縣安陽此兩安陽未詳名所自始

梁於春秋時屬周漢志河南郡縣梁兪狐聚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陽人聚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應劭曰左傳曰秦取梁梁伯翳之後與秦同祖臣瓚曰秦取梁後改曰夏陽今馮翊夏陽是也此梁周之小邑見於春秋師古曰瓚說是也案左氏哀公四年傳襲梁及霍注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此見於春秋者幣文連邑字正瓚說之梁邑非應說之梁國昌邑名無所見惟漢志琅邪郡縣昌有環山祠地屬齊未知卽此邑否若山陽郡之昌邑縣則武帝所更置不應先見於幣文

馬服於戰國時屬趙史記廉藺列傳趙奢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馬服君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

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蓋因地賜號又因號稱山也
辛於春秋時屬宋據史記正義云爾殷本紀阿衡爲有
莘氏媵臣正義曰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
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
本宋地莘氏邑也案莘當夏末爲湯妃國伊尹產於伊
川耕於其野地本屬豫州當商末爲太姒國天妹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地又屬雍州則遷矣至周而晉侯觀師
之莘地近城濮者則墟矣惟荆敗蔡之莘爲蔡地師從
齊師之莘爲齊地使盜待之莘爲衛地神降之莘爲西
虢地固春秋時邑也則屬蔡屬齊屬衛屬西虢正未可
知昌兒問鄭語莘亦莘國也何闕之荅曰宋本
作華詩譜水經注史記索隱皆同故不列

共於春秋時屬衛左氏隱公元年傳太叔出奔共注共
國今汲郡共縣漢志河內郡縣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
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伯入爲三公者也又閔公二
年傳益之以共滕之民注共及滕衛別邑蓋同在衛而
有國與邑之別四字幣文連邑字則非國矣
郭虢通春秋莊公二十四年郭公公羊釋文音號公羊
僖公二年傳夏陽者何郭之邑也釋文音號又如字左
穀皆作號

露古通潞於春秋時屬晉或屬齊宣公十五年晉師滅
赤狄潞氏注潞赤狄之別種漢志上黨郡縣潞故潞子
國又左氏哀公十七年齊人伐衛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注潞齊邑或曰露如字詩傳中露衛邑然幣文止一字也

祁於春秋時屬晉左氏襄公二十一傳叔向曰必祁大夫注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漢志太原郡縣祁晉大夫賈辛邑案賈辛爲祁大夫在昭公二十八年卽分羊舌氏之縣也

同是銅鞮省文於春秋時屬晉昭公二十八年傳樂霄爲銅鞮大夫漢志上黨郡縣銅鞮有上虓亭下虓聚貝邱於春秋時屬齊左氏莊公八年傳齊侯田於貝邱注貝邱齊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邱漢志清河郡縣貝邱應劭曰左氏傳齊襄公田於貝邱是

皮氏於戰國時屬魏竹書紀年顯王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隱王九年城皮氏漢志河東郡縣皮氏耿鄉故耿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夙

廡咎爲春秋時狄種左氏成公三年傳晉衛伐廡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公羊傳作將咎如

蒲子漢志河東郡縣應劭曰故蒲反舊邑武帝置師古曰重耳所居也應說失之案縣旣置於武帝左傳但稱蒲或稱蒲城不識蒲子之名所自始古文子與邑相近似當从梁邑粟邑例第幣文作𦉰甚明晰非𦉰字也余以近得長子幣拓本證之長字作𦉰加邑旁正與蒲字去水旁合古篆增減在斯篆前係戰國時鑄也漢志

長子屬上黨郡注云周辛甲所封長从邑爲地名子乃封爵晉滅之以爲大夫采地後僭稱子其名始見左氏襄十八年傳哀廿三年傳晉有長武子蓋食采長邑者晉臣有雍子邢侯皆僭五等封蒲子當从此例至說苑子路爲蒲令新序晉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地在今山東蒲臺縣斷非鑄幣之蒲余辨露非衛地亦此意也戰國時三晉皆自稱晉國故以上諸幣齊魯外多屬晉地鑄幣必權子母是以仿貝形之晉幣俗稱蟻鼻錢者流傳最多而諸幣頗罕見蓋以幣爲母以蟻鼻錢爲子母重子輕故母少而子多也

癖談卷三

癖談卷三

元和蔡雲鐵耕談

初學記曰黃帝采首山之銅始鑄爲刀刀之由來舊已而董鄭羅三家絕無所傳會何幣則傳而刀則不傳歟何幣則種種皆傳而刀無一種傳歟無他爲文字所窮不能鑿空立說也故曰齊人莒人謂之刀未聞有異辭然而莒人鑄刀初無明證蓋傳聞之誤耳

圓法之有刀豈直利於刀之謂哉古人銘器往往作執刀狀以昭武事如父癸尊子執刀父丁鼎孫執刀之類不一而足鼎尊勒之以告成功於祖廟泉幣象之以示遺烈於國人其義一也故如鑄者黃帝爲周立法者太

公踵行於齊者管仲

山海經五臧山經後載禹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鍛之所起也管子地數篇文同而刀鍛作刀幣疑經亦作刀幣上已言戈矛必不複言兵器矣則禹時兼有刀幣乎

洪志刀品寥寥除莽貨外其一與布並列曰古刀引管子文及李孝美說此本泛論非有指實而漫圖其形文字則闕不得爲一品也其二曰蒙城古刀云柄端有方雖各成品而其文訛誤不足爲據

凡刀用之者操其柄身在上環在下刃向左脊向右泉刀何異乎爾志所圖乃垂之垂之而其文倒矣面文或爲幕文矣此其誤蓋由於莽莽刀順其文觀之則環在上身在下倒其文觀之則刃向右脊向左與刀之爲用俱不合洪氏準以爲例疎已獨方寸匕不誤刀爲匕之柄執柄以量藥匕固當在前也其兩品無柄身與環連非刀本制圖之成於臆造類如此

齊刀二品一銘念忒此一銘念上忒此字體不盡同面郭高於識文識謂陽字凸出者刀首斜向左中窪如仰月柄稍斜向

左郭間直文二環肉隆起外緣不磨鑣幕坦平上作橫文三下作忒廿二大字或作少作千作本作忒作忒作忒作吉作上作圓形作三圓形種種不一其間作

一作。作。作。中央捫之有棱總長七寸七分
身長四寸二分廣寸柄長二寸四分狹於身四分闕左
環徑寸一分好徑六分其曰吉貨猶商鍾之銘曰擇乃
吉金周磬之銘曰擇其吉石也

世傳有莒刀卽墨刀實則兩邑共一刀也其銘文四品
其尺度三等一作莒墨。亦長於齊刀三分廣加
一分一作莒墨。亦與齊刀正同一作節墨。亦
一作莒墨。亦短於齊刀寸二分廣減二分案卽墨之
卽不从竹而从竹之節古作卩刀幣銘多省文如此刀
貨之爲化。亦之爲。亦其例也卽旣借作節常省作卩斷
無轉加竹字之理而讀若香之皂亦不从重口蓋合上

竹字成管字其旁卩字則與墨字連讀且因卩字偏在
右故又字特偏在左以成章法當剖第一字爲兩字讀
之者也或曰莒上不从草而从竹下不从晉骨之呂而
从兩口相重子亦有說乎余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
有管子莒上固从竹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視桓公與
管仲口開而不闔知是謀伐莒房元齡注莒字兩口故
二君兩口相對卽知其言莒則莒下可从重口也非若
卽墨變爲節墨之無徵也

卽墨貨幕文有勒悶。二字者開封也左氏哀公十四
年傳逢澤有介麋焉注地理志言逢澤在熒陽開封縣
東北遠疑非疏謂宋都睢陽計去開封四百餘里非輕

行可到故杜以遠疑非蓋別有近地名逢澤耳漢志河南郡縣開封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忌陂是也案開封不知名於何時既近逢澤當是宋地至魏徙大梁跨有河南而逢澤隸於魏厥後齊滅宋而開封爲齊有故刀文勒之然何以勒於卽墨貨意者襄王復齊故地凡境內刀貨皆勒莒卽墨邑之銘以示安不忘危之戒歟

有古銅片甚薄面幕與刀文同此得斷刀者除其郭而爲之贗品也恐後人因洪氏之讀疑此爲安陽幣別種特標出之

曷爲兩邑共一刀也潛王子法章鑄也法章立於莒保莒城者五年而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齊故地盡復屬齊是兩邑之所繫於全齊者甚大故作此貨以重之斷爲襄王入臨淄後所鑄可以無疑

七字貨幕文略同齊刀六字貨幕文有作大者有圓形中作日者五字貨幕文有作九者有通體作魚鱗文者莒卽墨貨幕勒𠄎釋爲安陽陽字似不類蓋邦之反文也安邦非地名銘復齊之功也因悟開封或非地名亦謂恢復故土也夫以全齊而僅保二邑其勢殆勒莒卽墨邑者所以思國危以二邑而頓復全齊其事奇勒安邦開封者所以旌臣力合面幕文觀之其爲襄王所

鑄顯然

吳中繆氏藏六字齊刀余索觀不得假榻本鉤摹僅識
齊邦吉化四字餘未能成讀也山左金石記載此刀文
釋曰齊途陽口吉貨因以兩文參校有彼完此損者亦
有此明彼晦者定其文爲𠄠_𠄠𠄠_𠄠𠄠_𠄠𠄠_𠄠𠄠_𠄠而釋之曰齊
造邦且_戈吉貨案齊侯鑄造或作鎡此以覆於上者引而
左垂下省口字其爲造字無疑邦與安邦之邦同右戈
左且且古俎字二文竝書示文武兼修之義豈非襄王
歸國時先鑄一貨以見二邑爲死守地繼鑄此貨以見
全齊爲新造邦歟因并悟泉志所載齊歸貨亦歸國時
鑄故曰歸

安陽之吉貨形與齊刀同面文作𠄠_𠄠𠄠_𠄠𠄠_𠄠𠄠_𠄠𠄠_𠄠幕上有
橫文三下作𠄠作上其間作𠄠一者亦捫之有稜刀皆
齊貨地名當屬齊蓋宋州之安陽城潛王滅宋兼有其
地故鑄是貨耳安陽小幣幕有勒𠄠字者亦此時鑄勒
齊字所以別於或宋或秦之安陽幣也滅宋之後二年
王卽出亡被殺鼓鑄未久宜其流傳絕少矣

洪氏誤讀安邑化二金曰安陽之吉化而此刀適作此
五字其或聞有此五字之貨而遷就讀之不暇計其爲
刀爲幣耳以耳食爲心得洪氏之陋豈止於不識字哉
齊小刀形製分寸與舊譜長平刀合面文𠄠釋曰莒者
非也蓋象泉水之回旋幕文作𠄠作𠄠作𠄠作𠄠

曰作工卽行餘皆左右字或省或不省耳此蓋寓流布四方之義所謂藏曰泉行曰布者於刀之面幕備之行則刀而義兼泉布必是太公初制名之曰回文刀以別於篆文小刀又泉志奇品有明月錢其右文卽此刀文其左文卽右文省亦一象其藏一象其行名之曰回文泉固齊泉也

小刀一品面有郭隱起篆文作彡作吉作𠂇作王作𠂇
𠂇作𠂇共作𠂇𠂇作𠂇𠂇作𠂇𠂇作𠂇𠂇作𠂇𠂇共作
𠂇𠂇𠂇種種不一約略釋之王威王稱王後鑄也口莒省也白卽省也身卽省反文也并開省也辛戊八十廿皆紀次第也吉化大刀之文也總長五寸八分身長三

寸四分刀首向左斜而圓廣五分強柄直長寸七分狹於身二分弱闕左郭間直文一環徑七分好徑三分幕平

又一品銅色黑面幕無文無郭總長六寸刀身下廣八分上漸狹而仰平出脊後一寸銳處下垂止一分自廣處至銳端弦徑三寸二分柄直長二寸四分狹於廣處四分闕左有直文四環方縱四分橫七分孔縱二分橫三分刃薄脊厚純乎刀形

圓法有泉有刀有布太公既爲周立法必盡頒其式於天下周先行泉齊繼行刀列國於是乎行布而布之式各不同者取其易辨也王朝侯服貨幣交通不待審其

文而知爲某國之物亦甚便於商賈矣泉有子母刀亦有子母回文泉非卽回文刀之子乎以泉續刀同其文而子母之用顯此刀泉兩行精於變通之法也至管仲通輕重之權鑄齊吉化大刀以爲重卽以回文刀爲輕形同故文不必同而爲大刀之子者仍可爲小泉之母此三品遞權又一變通之法也推之列國行布亦有子母如梁邑有大小幣魯有大小幣又有大小圓幣皆姜齊法也嗣是田和更姓而大刀勒田字威王僭號而小刀勒王字湣王拓地而有安陽貨則以小布幕勒齊字者爲子襄王復國而有邑貨邦貨則以小刀勒莒省卽省者爲子齊刀鼓鑄之序行用之法大略可推如此

後代鑄刀布者惟巨君一人志泉家附之古刀布後爲宜而洪氏刀布品轉以莽貨居前其謬殊甚余談刀布始從附見之例連類及之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張晏顧烜蓋皆得斷刀不知有柄文故一則云無五百字一則去但有契刀二字也檀弓疏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故世猶呼錢爲錢刀此亦不知有柄文者

張台似見柄文而云其文鋪成若錯刀之陷金則不可解蓋鑄誤爲鋪若上又脫非字耳張台本不誤因李孝美駁之而誤然孝美謂其文鑄成猶有所未盡何也刀

文契从木不从大契刻也契對錯以立名意者鑄成復刻之故其文極峻整

志又云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亦未見柄文故謂其文上曰一下曰刀獨張台識其柄文爲平五千耳師古於此二刀駁張晏之非而謂莽錢刀今並尙在與志相合無差錯則契之作契平之作直班志明與刀文不合何無說以正之乎且黃金所錯者止一刀二字志連柄文言之亦誤

志又云莽卽眞更作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

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志文簡但著小布一百之文餘文可以遞推乃洪氏引其文輒增直字於一百之上遂誤以文曰小布爲句以直一百爲絕數之詞而所謂文各爲其布名者亦俱以兩字爲斷臆撰十圖傳笑千古良由讀書不審之故然班志於大布止云直千錢而不著黃千之文此非讀者所能推而知也近人排擊洪氏者不遺餘力余平情而論則孟堅簡所不當簡以至貽誤後人亦與有過焉

十布文皆旁行讀上爲布名下紀其直曰川糸一百曰

示下百曰壯示下百曰黃示下百曰黃示下百曰大示
黃及篆法簡古中布以上皆用筆算紀數大布之黃橫
省文橫卽衡也刀曰平泉曰直布曰黃其義一也此莽
先後制作之通例也

大布黃千之誤爲大黃布刀也自舊譜之不識文字不
辨刀布始也張台從而附會之轉議莽不辨刀布李氏
洪氏仍之無異詞要其誤實由於班志使志云上至大
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文曰黃千矣則不至沿訛若
此甚也故曰孟堅亦與有過也

漢志差布下爲厚布厚乃序之誤莽泉貨六品曰小曰
幺曰幼曰中曰壯曰大其布貨十品則於大壯閒增其
二曰次曰第於中幼閒增其二曰差曰序所增四名文
異義同若作厚則過乎中而幾於壯矣豈宜在中之下
幼之上乎余所見三百之布作序序與厚古文相類傳
寫誤也古文厚作厚

志又云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
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閒廣
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
案此布終莽世行之未嘗罷則旣歷十年之久而冶鑄
多且重於當千之大布止直二十五貨泉則又便民閒
之用而流通廣宜其傳於後者夥也猶大泉本直五十
後與新貨泉俱枚直一故其傳亦夥

王莽傳金刀作於居攝二年罷於始建國元年僅行一
年耳十布造於始建國二年則隨造而隨寢故流傳俱
少然而大布黃千較他布爲多從來譜泉家似但見此
品而餘未寓目者何邪案泉貨六品大泉最先行其後
小泉與之並行小泉直一行於未鑄泉貨前見王莽傳食貨志所未載至寶貨不
行後又二品並行及作貨布貨泉後又以大錢行久罷
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至六年毋得復挾
故此二品存於今世較餘四品爲多以此例之或布貨
既寢後惟大布得與貨布並行歟短止一分輕止一銖似得並行抑曾
如大泉五十之減其賈直以銖分準之當直二十四貨泉因得多存於
世歟志文往往訛漏不可知矣

大布黃千有二種其文字粗渾形製簡質者十布中之
大布也其文字纖銳形製精美者蓋與貨布並行之品
也不然何以有二種

天鳳元年增減金銀龜貝之賈直志不及泉布者何以
下有罷大小錢改作布貨二語故也然非改錢作布蓋
罷大小錢爲一事下云貨泉枚直一則罷小泉不行也
云且獨行大錢則罷之而暫寬其禁也將總六品爲一
品也改作貨布又一事乃改十布作貨布也則亦總十
品爲一品也論至此而恍然悟貨泉貨布之文千八百
年來人皆顛倒讀之也既總泉貨六品爲一品則無分
某泉某泉仍六品之總名爲泉貨而已矣既總布貨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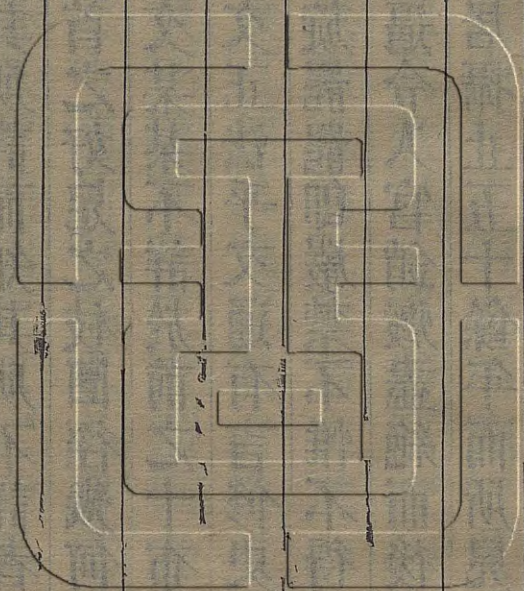
品爲一品則無分某布某布仍十品之總名爲布貨而已矣天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統號寶貨惟龜四品殊異之曰寶而餘皆稱貨則莽固以貨爲綱以泉布等爲目豈有反冠貨字於泉與布之上以自乖其例者乎其當讀爲泉貨布貨何疑泉貨徑準壯泉重準幼泉已暗復五銖之舊布貨長於大布一分重於大布一銖乃僅直大泉之半此莽知民愁苦不得已而變法耳法變而名不變名不變而以先左後右讀之爲變嘻何其狡獪也前卷謂莽竊見古幣蓋止見十貨幣一種故其所造布皆有孔十布則全倣十貨之形且必因幕文十貨而定自一至十之等又必因面文當十而定自百至千之直

也至於刀則全由臆造豈特倒勒其銘於柄閒環左右已哉古刀七分其長環居一柄倍之身四之環綴於刀柄之末故相稱也若莽則以二寸之刀綴於徑寸二分大錢之下豈復成刀象乎雖然莽之所造必有依據彼未見泉刀固嘗見書刀矣書刀者築氏長尺博寸之削也漢書文翁傳注如瀟曰金馬書刀作馬形於刀環以金鏤之晉灼曰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然則梨刀之作因書刀之名而假其義以示信歟一刀之作因金馬之形而錯其文以爲寶歟至五百五千之直則因前大泉五十而累之耳巨君之用心余蓋十得其八九焉

又案續夷堅志云方寸匕形製與錯刀同此遺山所親見者非若洪氏之得自傳聞也然則莽作刀作布其源實出於此環在上刀在下竊取其狀也刀名在環紀直在柄竊取其款也一刀之陷金竊取其飾也槩刀之五百竊取其數也而五千卽由此加也十布旣倣扶布而曰某布幾百則又竊取其名與其直也十布名布貨又總作布貨亦竊取其文而顛倒之者也於是知匕制之古莽貨之本前所疑者未必盡然也至於認匕爲刀肖其體而昧其用斯固巨君之疎耳

余反覆觀漢志之文而知班氏於莽貨多得自傳聞未必皆經目驗也故於刀則不知契之爲槩直之爲平於布則不知厚本作序干上作黃於泉則不知六品泉字與貨泉泉字同文惟所謂貨布貨泉者形製文字最爲詳備觀其所詳而知其所不詳者非略之也實不能詳也不然首之好足之枝圍徑幾何閒廣幾何與夫右文某某左文某某不詳於前之十布而轉詳於後之貨布又豈行文正法乎文通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况莽貨旋作旋罷卽嚴禁不惟不得行且不得挾其必搜索藏匿逼令人官銷燬盡絕而後已宜班氏當永平之世上距居攝止五十餘年而所見寥寥考證之難爲彌甚也然則志文訛漏亦豈盡孟堅之過哉

癖談卷三



癖談卷四

元和蔡雲鐵耕談

鄭氏周禮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注國語引而辨之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熟耳余案穆公又云今王廢輕而作重則是泉始二品至景王而專行一品鄭說殊為顛倒韋氏辨之亦未盡今世但稱景王大泉不知小泉大泉周初本有其名故穆公云小大利之

景王錢文字不可考唐固云大錢文曰大泉五十班固云大錢文曰寶貨韋昭以為皆非事實良是荀悅漢紀

云周制錢有文外圓內方亦不以班志爲然諸譜兩圖之存疑也董氏始去大泉彼蓋以大泉五十明係莽鑄不若寶貨之文無可議耳而竟忘寶貨二字亦莽造二十八品之總名乎以余論之班志不能近詳莽貨安能遠識周泉而如唐尚書說則正以大泉二字爲可據何也莽作刀作布動輒依古見前卷况其時初變錢制豈有無所因而特剗爲之者大泉之作必因景王大泉之制厥後與小泉並行又必因周初二品之制是從唐猶愈於從班也但其直決非五十何以知之以莽所造作雖依古而不襲其跡每以私智稍稍變更則景王錢不先作五十亦明矣

周泉雖不知其直之數既子母相權要必紀其直之數於母泉曰大泉若干否則民間行用知直子泉幾何邪案大泉五十其文有左右互易者俗謂之傳形錢非也傳形之制剗於蜀漢時方鑄直百錢蓋欲增五銖之直而不欲易五銖之文故以此示異若大泉五一正無取乎傳形以此四文反正觀之皆同非如銖字之反觀而不復成文也且有斷斷不可傳形者以五十二字反之爲十五數關多寡民間行用將以何者爲準故知此錢非傳形別是一種直十五之大泉蓋周泉也夫莽刀布之直皆有所因見前卷五十之直安知不因乎十五且不變其文而已增其直尤示人以法古之巧則謂周泉文

曰大泉十五不亦可乎示人以爲奇之四說大矣哉十五之爲數也河圖中宮之數十五洛書縱橫之數亦十五十五者數之樞紐也古人制作不苟必有精義以圖函方既取象於天地以十配五又取數於圖書非太公而能立是法歟外府注莽大泉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國語注引之改從漢志賈疏亦據漢志正之固鄭氏誤也不然豈康成但見大泉十五一品而漫以爲莽鑄邪亦可見此品之出於古矣吾友黃圭政丕烈刊天聖明道本國語其札記云大泉當絕句五十疑脫誤是欲據鄭注以改韋注也余謂正當據韋注以改鄭注耳鄭要必強其前之嫌

客問大泉五十有右旋讀者何時錢曰此或莽泉別種又問洪志不知年代品有大泉二十何時錢曰此必作僞者改鑿五字爲之又問周初子泉文當若何曰母平子子權母母當紀其直子不必紀其直也大泉十五者十五其子泉子泉則何所直乎莽鑄大泉五十未有子而先行母彼自以五銖爲子耳若小泉直一其所謂一者何屬未之思也班志亦云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專造大錢不得云子母相權及與小泉並行正當云子母相權而莽傳所載又不見於食貨志此皆志之疎也子泉不必紀其直惡知文當若何

班志云周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下卽言秦錢

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案秦半兩肉好皆無周郭其有肉郭而小者非秦半兩也班氏而果見周錢有周郭也者不應於秦錢曰如周錢班氏而果見秦錢如周錢也者不應於周錢曰有周郭豈兩品俱未之見乎蓋周錢爲臆說矣而寶貨之文愈不足信矣

然則周錢有周郭乎否乎觀於刀幣刀無輪郭者少幣則有無參半其有輪郭者銅質精良文亦工整其無輪郭者銅質麤惡文亦簡率意者上邦下邑冶鑄容有不同耳若太公初立之法景王新鑄之品必非苟作宜有周郭焉

或曰子謂莽所造作皆依乎古則二十八品之號安知不因周泉之文且彼勒爲文此借爲號正合子不襲其跡之說又有何據而知周泉之必不作寶貨乎余曰微子言固將論之夫泉止貨耳未嘗爲寶古所謂寶者書顧命赤刀大玉之類禮明堂位崇鼎貫鼎之類皆天府所藏國之大寶器也刀鼎而外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泉布不與焉若夫顧命之大貝則非莽直二百一十六之大貝也明堂位之封父龜則非莽直二千一百六十六之元龜也以是知貨皆非寶也且莽亦未嘗以貨爲寶泉六品銀二品貝五品布十品皆稱貨惟龜四品尊之爲寶大誥曰甯王遺我大寶龜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莽蓋據此尊之然則寶貨之名兩有所屬豈卽以貨爲

寶乎莽猶不以貨爲寶而謂周人早以貨爲寶乎必不然矣唐宋以來錢文始著寶字董道洪遵之徒習見不察其篤信班書也宜

周泉之重顧烜曰重十二銖承唐尙書之誤也李奇則曰圓一寸而重九兩尤謬妄無理一寸謂徑一寸大如漢五銖錢耳積五銖錢四十三枚計二百一十五銖猶未足九兩之數則試取五銖錢如數累之而謂周泉形式如是有不啞然失笑者乎雖然九兩銅不能約爲徑寸錢三尺童子皆知之奇何至昧昧若此况下有輕重以銖之文而反以兩釋之其說且不攻自破注家所不爲也竊意兩字必銖字之誤徑一寸而重九銖形式相

稱與莽壯泉適同蓋莽本準此而加廣二分加重三銖以造大泉五十及作泉貨六品仍準此爲壯泉而餘又遞減理固然矣李孝美之駁李奇曰若重九兩則景王時不患輕亦極了當惜患輕之說不足信耳

復有難者曰母泉直十五子泉而止重九銖則子泉十五分母泉之重而止得六釐六釐準今一分一釐四絲毋乃類縷環菜子之流乎曰否子母相權之法不如是計也母泉與子泉之積等重如明大中洪武之小錢重一錢當二重二錢當三重三錢當五重五錢當十重一兩何取乎有子母惟母泉較子泉之積輕而後相權之妙用出焉請釋國語單旗之言以明之旗所云輕重卽

指子泉母泉韋應二家既以輕重訓子母則篇中輕重字皆當以子母轉相訓民患輕者患行子泉也其時物價賤行子泉則銅價浮於物價出泉者不利故須作母泉雜用之而後物價與銅價平此母權子之法也不堪重者不堪行母泉也其時物價貴行母泉則物價浮於銅價入泉者不利故須作子泉雜用之而後銅價與物價平此子權母之法也

韋應二家未將子母通校不知輕者實重重者實輕故所解皆

誤

廢子作母景王欲省銅以專利耳而不知其大不便

於民故單旗曰絕民用以實王府豈非母泉較子泉之積爲輕哉然則子泉減母泉幾何曰應說有之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曰其大倍則母大徑寸子半之當徑七分強曰其輕少半則母重九銖子三之一當重三銖徑七分而重三銖莽幺泉適準此而降於此者爲小泉正與大泉加廣加重同例云

余又詳玩國語之文篇首曰將鑄大錢初不言所以鑄之故而班書則謂景王時患錢輕矣亦未見有加重之意而賈侍中則謂大錢者大於舊其賈重矣二家皆謬說也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此卽司市凶荒作布之事周官災備如遺人縣都之委積倉人有餘則藏之之類所謂未至而設之者也如大司徒荒政十有二司市無征作布之類所謂

至而後救之者也是時凶荒未至王不籌積穀忽議鑄錢故曰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又曰吾周官之於灾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災者天災也然則將鑄云者正見其無故鑄錢耳如班說則民患輕正當作重幣單子可以弗諫且易患輕曰患錢輕則是不堪重當多作輕而行之豈有反鑄大錢之理誤解國語文也亦未通校子母重輕之故於是省銅專利之私情轉視爲不惜銅而散利於民之美政遂強綴百姓蒙利之文見單子進言之謬夫果蒙其利何以後二年單子仍曰作重幣以絕民資乎何以後三年伶州鳩尙稱爲害金乎班氏以臆說顛倒是非臣瓚師古

不知破之轉附和之甚矣孟康之識之卓也穆公又曰今王廢輕而作重廢輕者廢子也作重者作母也廢子作母欲省銅以專利也上專其利則民失其資究弊之所終極必至物價騰踊商賈不行正供轉缺厚斂以興虐甚猛虎民不聊生故曰是離民也然則鑄大錢者專行圜法之母泉耳如賈說則增價亦增銅與仍行舊錢利相等何必更立新法若稍大於舊而加直或至數倍是乃變亂舊章單子必援大義責之如乃祖襄公所謂棄先王之法制者何竟無一言及此而僅僅究其流弊已也且事屬更張不同偏廢左邱氏亦必大書曰將鑄大錢而益其重如後文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不嫌詞



繁矣在賈氏因大錢二字始見於此誤認爲特筆而釋之烏知左邱氏習聞周初子錢母錢之制固據事直書而義見者乎韋解多沿二家之誤余思改釋全文以明之
難者又言母泉直十五子泉乃母重九銖子重三銖以九銖當四十五銖之重則出者樂行其大入者願受其小以至彼此紛爭又將奈何余謂是在上之人善權之耳權之而善如蜀鑄直百錢而府庫充實權之不善如唐鑄十當錢而物價騰踊其實蜀以等重者而增價多似斷不可行唐以倍重者而增價少似尙屬可行而其效乃竟不然故曰在上之人善權之也

子母相權之數其母多子少母少子多必隨物價貴賤斟酌變通無定準也孟康曰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此特借莽泉之直設言用法若斯耳如謂一母泉常續三十子泉則絕無變通失相權之義矣當善會之

子母泉曷爲必重三銖九銖曰以三子當一母之重也曷爲必以三子當一母曰合一母三子重十八銖而其直亦十八蓋古者因一銖定一數而一銖不可鑄泉故特加重二銖而別鑄母泉調劑之此相權之法所自起也則當物價最平之時必以一母領三子爲率可知耳且積之亦得成數又可與緩法通行如積母泉六十四

當領子泉一百九十二各重五百七十六銖合之爲一千一百五十二銖而直亦一千一百五十二正百鏹三斤之數也若單行母泉則積一百二十八而重三斤單行子泉則積三百八十四而重三斤一母一子並行則各九十六共一百九十二而重三斤準物價貴賤參錯用之極變通之妙焉

余所藏榻大泉十五凡三品其一徑寸輪郭本隆起歲久靡敝遂成闊緣字體渾勁如五字中作又與莽大泉絕異其二亦徑寸交字明澈略同莽泉而如大字中垂筆不外向泉字下折筆不整方較爲古質其三徑寸一分字體同上惟幕亦作此四文大在上十在右如故泉

則橫安在左作五亦橫安在下作蓋當時冶鑄之誤又大泉十五范一品中列四錢兩面兩幕文字圓徑與其二同亦不類莽范也定爲周家母錢聊於前人臆說外別貢其臆說云爾

未之參攷也二世復行錢又失載

杜征南注左傳云古者以銅爲兵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爲鐘鐻維時兵尙銅爲之故亦如鄭人之鑄鐘其金人十二卽董卓所毀長安銅人鑄爲小錢者則所收兵固皆銅矣夫始皇旣以鑄兵爲患勢必并天下銅物盡收之而古來金幣無不同歸鑪冶必且封產銅之山必且嚴採銅之罪安有自鑄銅錢散於天

下之理乎此始皇罷錢之明證也然其不便於民實甚故二世立遂復惠文王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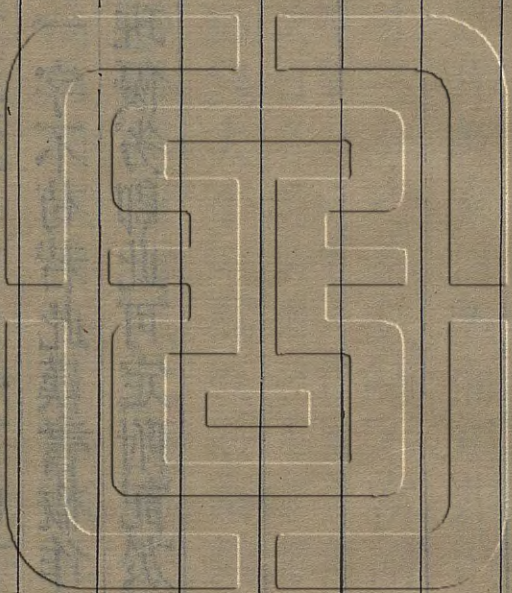
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卽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其說甚謬而師古不以爲非可怪也案平準書食貨志皆云秦錢重如其文卽應氏亦自言重如其文安得以半兩爲八銖邪八銖高后所勅行顧烜謂旣患莢錢之輕又苦秦錢之重故更鑄八銖錢者是安得云復行邪凡錢之以重爲文者行用旣久或漸省銅或多盜鑄往往承舊名而失其實未有立法之始卽名實不符者况文如

其重之制秦勅爲之正欲綜覈名實杜浮冒之弊乃先以虛數欺其國人又萬萬無此理至高后八銖錢之文不載於史舊譜謂重八銖文曰半兩者蓋本應說以孝文四銖錢文例之其說尙可信且應氏必見有八銖重之半兩而後誤以爲秦錢本如是又因高后所行適如此半兩錢之重而後傳會爲復行秦錢則高后錢文固曰半兩特未可混於十二銖之秦錢

洪志於秦半兩一品引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三分重八銖其徑準漢尺定之則其重亦必準漢權定之矣漢權八銖今重一錢五分余所藏寸三分之半兩其最薄者正重一錢五分其最厚者重至二錢以上則真十二

銖之秦半兩也案平準書既云半兩重如其文又云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是秦錢容有重八銖者特其初制斷不若是耳敦素曰驗而知非沿應氏之誤應氏所見或亦徑寸三分之秦錢特不當謂秦錢本重八銖耳惠文
二年至始皇一統更六君歷百有十六年錢法必屢變故曰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此亦一明證
高后八銖錢大小未聞或減秦錢之重而如其大則與秦錢之輕者奚以辨洪氏所圖徑一寸之半兩出自臆度耳然高后時既苦秦錢之重又患焚錢之輕其所更鑄當必大於焚錢而小於秦錢雖無他據理可信也則徑寸三分之半兩不論輕重皆屬諸秦而秦漢之辨明矣

平準書云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曰鑄三銖文既言其重矣故曰文如其重曰識曰半兩既言其文矣故曰重如其文史公一字不苟若此漢書概作重如其文便有不可通者馬班優劣卽此可定附記於此



癖談卷五

元和蔡雲鐵耕談

漢代錢制凡十變計品有九而吳鄧錢不與焉一日莢

錢高祖鑄平準書漢興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是

也食貨志作鑄莢錢如涪日如榆莢也一日八銖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

是也六年行五分錢此即莢錢平準書孝文時莢錢益

多輕指此一日四銖文帝紀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

平準書其文為半兩是也一日三銖武帝紀建元元年

春二月行三銖錢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

錢是也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此與孝文四銖同

亦名三分錢見表一日白金三品元狩四年收銀錫造白

金是也

皮幣非金貨故不列平準書食貨志皆敘皮幣白金於鑄三銖之前紀獨不合

一曰五

銖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平準書請諸郡國鑄五銖

錢周郭其下合不可磨取鎔焉是也

志銘

一曰赤側平

準書京師鑄鍾官赤側

志作

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

得行是也事在元鼎二年

據是歲湯死而民不思知之

其後二歲赤

側錢廢禁郡國毋得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蓋仍同初

鑄之五銖自是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而王莽變法矣

莢錢如榆莢耳民間嫌其薄小而呼之決非本名平準

書不於初鑄時著莢字而著之孝文時可見行之久而

後有是稱也五分錢亦非本名向取顧烜徑五分之說

今知其說漢興錢未足為據蓋因後有三分之制而追

計其重以為名則其重五分半兩之一為二銖四案可

知矣既無本名必因秦錢為名則其文半兩高后孝文

孝武皆因之又可知矣夫一朝制竟自標鄙俚之稱

聽民鼓鑄又不頒文字之式此皆事理所無惟史公知

其沿襲前規故但云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而錢

之仍其文減其重固已瞭如班氏不察漫增一莢字而

本名遂為俗呼所奪致後人紛紛臆度一誤為小篆漢

興再誤為楷書漢興莢錢真堪齒冷近又有妄人圖作

便面形大小二品謂豫中相傳以此為榆莢錢嘻按其

形式已重大於秦錢將何從傳會哉

西京雜記云文帝賜鄧通蜀銅山聽自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則吳鄧半兩仍遵漢制不必別之爲僞品考自漢鑄半兩而後錢文無復有作半兩者而余所藏傳形半兩與漢錢了無差別計當時有此別種歟其兩中作十穿下有二直文者或卽孝武三分錢之記歟又一品穿下二直文兩中亦作十又一品面有肉郭幕平作款文半兩尤奇

半兩錢徑五六分今稱重三四分者其莢錢歟徑寸今稱重一錢四五分者其八銖之半兩歟重六七分者其四銖之半兩歟漢承秦制錢宜無郭史公於五銖錢始詳周郭前此未有也乃半兩及傳形半兩俱有肉郭隆起者殆出五銖之後矣

班書武紀建元元年行三銖錢元狩四年造白金食貨志則仍史記合敘造白金鑄三銖於一時舐悟殊甚或曰紀分年以敘事分則易明志統類而成文統則易混從志不如從紀余謂不然案平準書云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是歲者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之歲也計文帝五年至武帝建元元年止三十六年未可謂之四十餘年觀下去從建元以來可知在元光元朔間矣封禪書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元狩之號

因獲麟而改則造白金在元朔六年而三銖錢亦其年

所鑄郊祀志於獲一角獸之年襲史記錫諸侯白金之語果如武紀所書豈非先賜後造邪其文之不相

顧如平準書又云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事見

衛將軍驃騎列傳在元狩四年春而五銖鑄於是年則

武紀書於元狩五年又差一歲霍去病傳襲史記文固曰元狩四年武紀亦載

鑄五銖之年原班氏之所以誤蓋見平準書鑄三銖之

前有建元以來之文即書鑄三銖於建元元年而不知

議鑄之年且未屆也又見造白金之後有明年鑄五銖

之文即書造白金於元狩四年而不知白金非造於五

銖之前年并不知其年即鑄五銖之年也作紀時檢閱

太粗作志時鈔錄太便何由自知其舐脣邪惜太史公

今上本紀未成而褚少孫所補僅載封禪一書致後世

言錢法者皆依班紀為說而實全不足據也幸史記中

散見其文足資參訂故余得據以辯正之至此卷首條

仍用班書者則不欲妄改某元某年以駭俗曰云爾

平準書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

選漢志撰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晉灼案黃

圖云直三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

兩差為三品此重六兩下小擗重四兩也錢譜三曰復

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復

小擗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余正注擗狹長也謂長

隱起龜甲文案史文止此而譜家能別詳其形製似曾見此

三品非同傳會博古圖欲以厭勝五種與之比附拙矣

古制樸而今制精非獨風會然也前世奸民少防弊之法疎後世防弊之法密而作奸之徒乃愈巧也漢志有司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摩取銖可知元狩以前漢錢初無肉郭肉郭之設防弊之密也若古時刀幣輪外往往有溢出之銅矣若後代對文鑿鑿又非輪郭所能禁矣獨梁之公式女錢效法奸民最不可解漢錢有肉郭始自五銖則三銖尙無肉郭近有人以是錢示余余謂郭如五銖乃作僞者改鑿五銖所成案封氏說是錢以半兩兩中作十穿下有二豎文者當之則唐時已無是錢洪氏止憑重如其文之云以駁封氏則亦未見是錢者蓋流傳絕少矣

行三銖者行五銖之漸也史公特書文如其重見前此文爲半兩之非實也漢貨紀實始此故謹書之而後此五銖之仍其制者可弗書矣果如班紀有罷三銖行半兩之事則於五銖斷不省文如其重之云且旣行三銖紀實之錢而復行孝文錢則文當勒爲四銖斷不勒爲半兩故知班紀全不足據五銖弗詳其文而詳其周郭亦見前此漢貨之未精

班氏見史表有建元五年行三分錢之事例當書於紀而行三銖已書於元年卽不得不罷之耳是歲距孝文造四銖之歲正四十年甫新鑄作則議改錢幣當更後數年史公所謂四十餘年者厯厯不誤至班氏亂之於

是三銖之未議而先罷一如白金之未造而先賜均為千古笑柄矣乃師古為班氏功臣曾無一言糾正之者何也蓋知之而不欲顯揭其短也觀其於行半兩錢下注又新鑄作也五字抑何妙哉夫罷舊鑄新人人共曉奚煩詮釋惟因景武承用四銖未聞更鑄而史表忽書行三分錢故特贅斯語見行用雖舊鑄作維新而其閒無行三銖罷三銖之事弗言可喻又於行三銖錢下注云見食貨志於造白金下引應劭云云後亦贅此四字夫鑄錢概見於志何待標明况諸紀及莽傳俱無是例而獨此二處注之欲讀者以志核對而知其誤師古之用心深矣嗚呼此其所以為功臣歟

五銖錢自漢迄隋相承鼓鑄故流傳最多其顯有識別者分繫之各代自餘如五作𠄎𠄎𠄎𠄎閭緣細緣幕無輪郭之屬種種不一未識若漢若後漢若魏若陳若後魏若張軌若龜茲疏勒二國其同不同何如也惟鐘官赤側一品章昭曰側邊也應劭曰俗所謂紫紺錢也紫亦子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此漢五銖之有可識別者王莽傳始建國元年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亦見荀悅漢紀是小泉先么幼中壯四品而行故流傳尚多其大泉五十今所見樵狀不同字體各異小者不及二銖又有面文重者有外高內下精妙可觀者誠如敦素所云而謂莽之所

鑄復是後人倣則古泉何一不可致疑邪邇來贗品
彌繁要在精於鑒別而已洪志有四出大泉大泉五銖
大泉二十七星大泉余所櫛

有面文四出之大泉五十大泉
五千則皆後人倣為之者

貨泉有肉郭無好郭者為多然或肉好皆有郭或有好
郭無肉郭張台言之未詳張云此錢今世所見有徑寸
四分重二十四銖者有徑六分重二銖者有玉筋篆者
有傳形者有肉當作好郭重文者穿面四角泐文穿背四
角泐文穿上一星穿下一星濶緣細緣不少於五銖余
惟四角泐文者未之有其最大者徑寸二分肉厚一分
半好厚二分重七錢三分準古四十銖較張所說增多
大半兩矣又有面文貨泉幕文亦貨泉而倒置其字如

洪志所謂左右五銖者此亦張所未見也念是錢有白
水真人之識知當時本先左後右讀之因為兩品各立
新名其好厚於肉者曰隆中泉貨其幕同於面者曰陰
陽泉貨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曰始行則前
此未行也續漢書五行志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
牛白腹五銖當復曰當復則時猶未復也晉書食貨志
有光武中興除莽貨泉之文竊疑除舊不鑄新豈其時
竟廢錢法邪近嘉禾張燕昌著金石契摹刻貨泉范一

背有款云建武二年二月丙申太僕監掾蒼考工令通
齊國令史鳳工周錢造案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則二
月當有丙申太僕監掾官名太

僕屬官有五監長丞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掾又其屬漢書音義云正曰掾副曰屬考工令官名見續漢書百官志齊國王國見郡國志青州刺史部令史官名亦見百官志王國百官如朝廷本得自置後朝廷為署之工造器之工蒼通鳳乃知光武不惟不除莽貨且又新鑄作遲之十數年而不變斯足補史書之闕矣蓋光武酷信讖記此泉之鑄正示人白水真人之兆猶其頌圖識於天下也厥後五銖之復雖由馬文淵之請或亦有取於蜀謠歟

靈帝紀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宦者傳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云云晉書乃謂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皆襲獻帝春

秋語而妄刪靈帝作角錢之文漫屬之獻帝夫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即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矣又安能自鑄邪何不考若此

錢法莫良於五銖故行之久而無弊前漢自元狩四年至居攝初歷年百二十有五後漢自建武十六年至中平末歷年百有五十一變於莽一壞於卓可謂也

董卓傳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亦云董卓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而袁宏後漢紀獨云卓鑄錢錢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洪氏

疑之余爲通其說曰鑄錢本欲有文因輕小太甚不能成也及更鑄之雖有文仍不可辨也傳志謂無文章正以其不可辨耳余藏五銖最輕小者徑僅五分好居四分竟體鮮翠宛若碧環其肉隱約有五銖字每一檢玩真有不可把持之勢若果仲穎時鑄則此區區不絕如縷者歷千數百年而未壞轉足寶矣

三國史名志而無志故錢制未詳然於曹氏孫氏猶書之而劉氏闕焉此承祚所謂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者歟惟劉巴傳裴松之補零陵先賢傳曰備拔成都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顧

烜譜云劉巴說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不知別有何據又云今所謂蜀錢卽傳形五銖也蓋相傳舊已

五銖漢貨也先主將紹漢祚鑄錢必不去五銖字則直百錢者勒直百字於五銖錢卽今所見五銖直百錢是也顧烜云時有勒爲直百者亦有勒爲五銖者案勒爲直百卽指五銖直百錢勒爲五銖卽指傳形五銖錢傳形如紙背傳模其文反不特五在左銖在右銖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戎馬控僦之際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以別於正書之五銖而賈亦直百也不然鑄旣同時輕重相等豈直百爲母傳形爲子乎洪志誤會顧譜故有勒直百而去五銖者殆不足信

顧譜直百錢徑一寸一分重八銖傳形錢徑七分重四銖舊譜二品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余所藏者直百如顧說傳形如舊譜說蓋當時治鑄本有不同故也直百幕有爲字者曾見之鐵錢未見
魏志文帝紀黃初二年春三月初復五銖錢冬十月以穀貴罷五銖錢明帝紀太和元年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吳志吳主傳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九年裴松之補江表傳是歲權詔曰謝宏往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爲便其省息之此曹氏孫氏錢制之見於史者
大泉五百徑寸二分重準古七銖大泉當千徑寸三分

重準古十二銖與譜志不盡符可知當時治鑄本各不同未必當千者二品當五百者止一品如洪志之所圖也

自角錢作而五銖幕文變矣自蜀錢作而五銖面文又變矣意五銖面幕有標識者多出三國後歟案張台洪遵所舉去其時代可考者則有平當五銖雙五五銖左右五銖君宜侯王五銖以及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橫文穿下橫文漫面小字王字穿旁一星至三星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雞目目當爲眼鑿鑿女錢稚錢對文錢文皆五銖也文有五朱五金兩銖續銖雙五四五錢亦五銖之流也余所藏榻未備而出乎

此外者則有金玉傳形五銖穿上十字穿下倒書平字穿上二橫文穿上二直文漫面穿旁作丿作丁之類品目繁多弗能盡攷其原始略談數端聊以補譜家之闕五銖穿下倒書平字者蓋卽平當之類平讀如平五千之平當讀如當千錢之當此重不滿五銖而以當五銖之直者意在務實特著其文斯爲近古故或云漢代所鑄抑豈因哀帝時丞相平當有家訾百萬而云爾邪金玉傳形品蓋與君宜侯王品均爲厭勝錢二文在穿下右𠄎左出貴重之詞也穿之上有一星

五銖五字連綴肉郭者謂之雙五五銖然古泉歲久靡敝五字漸與肉郭平亦閒有之余所藏一品輪郭深厚與五字連綴顯然又面幕皆五銖字謂之左右五銖然幕文倒置及上下其字者未之見余所藏一品面幕文同蓋因翻沙之後誤於配合故倒置上下在所不免而余適得其正者也以意推之倒置者當左作ㄨ右作ㄣ上下者或上作ㄨ下作ㄣ或下作ㄨ上作ㄣ且必有面幕無文之品可知矣余以命名未當易雙五曰聯文五銖易左右曰陰陽五銖

莽十布丁𠄎𠄎字皆古筆算法直文爲一橫文爲五合之得六八九之數余藏五銖幕文或作丿或作丁卽布文丁皆紀數之六也由封氏三豎文之說推之非紀其重卽紀其直而凡二直文二橫文一星至五星與夫穿

上作十字者悉以紀數可知耳傳以亥有二首六身爲
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則二作川六作彳由來舊已
穿上下橫文當與穿上下一星同例謂在穿之上穿之
下也有兩柱四柱錢可證也余所藏有穿上二橫文穿
上二直文而未見穿上橫文穿下橫文之品近人以好
郭一面或上或下者當之則非在穿之上穿之下矣隋
白錢五字左邊有一畫餘三面俱無者其例矣此二品
多云好有上郭好有下郭其無郭而止留一星或半星
者當云好一星在上好一星在下好半星在上好半星
在下亦不得混於穿上一星穿下一星也張台所說縱
不混已遺卻好郭一面好有一星半星六品其說貨泉

有穿上下一星余止見好有半星者

四角決文源出於角錢其文短而纖在穿面者細緣字
隆起頗適勁在穿背者如常品非一時鑄也

隋志梁時古錢有五銖女錢曰古則非南朝物矣顧烜
謂無輪郭者無肉郭也武帝鑄公式女錢無肉郭倣其
制故因其名則女錢實剪五銖之所成未必別是一種
古錢張台乃云背有好郭者謂之公式女錢背無好郭
者正謂之女錢蓋聽民私鑄有不精也夫武帝聽民私
鑄者卽新鑄之女錢鑄則私而式則公非有異也張誤
以私錢爲古錢其所謂背無好郭曷足據哉

女錢何以稱毛詩女桑疏女是人之弱者女桑言柔弱

之桑釋名城上垣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是物之弱小者皆可稱爲女而壯者即可稱爲男所以對女錢而言者又有男錢也男錢見舊譜徑寸重四銖懸針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案此錢外輪高峻好郭重文絕類大泉五十泉字如貨泉之泉布字如貨布之布豈莽曾合泉貨布貨爲一品亦先左後右讀爲泉布歟穿面兩角決文或在上或在下卽四出文源所自出歟抑準幼泉壯泉之例本有男錢之號歟俱不可知矣五銖肉郭旣除而其質弱故曰女布泉外輪最峻而其勢壯故曰男蓋民間別古錢大小之稱如此而好事者傳會爲生男之說

至段成式詩詐嫌嚼貝磨衣鈍私帶男錢壓鬢低遂證成實事焉

五銖肉郭旣剪甚者并其文剪之金旁盡去朱字倒正同形是名對文又其甚者剪存好郭而方是名鑲鑿五銖旣成對文私鑄者遂依其式而加輪郭焉是名五朱顧烜謂五朱源出稚錢余則謂對文源出女錢鑲鑿源出對文五朱亦源出對文而私鑄則同稚錢

稚錢狹小五銖之制輪郭具備徑六七分不等雞眼錢亦具輪郭而徑不足五分抑又小矣是雞眼源出稚錢稚錢何以稱稚本作穉說文云幼禾也則穉錢猶云幼泉當時以弱者爲女幼者爲稚正如母子然稚亦作雉

顧烜謂世有射雉戲用此錢案此戲卽意錢之戲梁冀傳注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卽攤錢也則射同射覆之射與唐時禁中馳騎射軒轅錢孔異矣獨用稚錢取其小也變文爲雉取其與射相連屬也
五金不知源所自出余所得者鐵品洪志茂云焉案後漢書公孫述傳云述廢銅錢置鐵官錢不言錢文若何又云述以爲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據此則金者白德述所尙也朱耆赤色述所忌也廢朱存金安知非子陽鐵錢之文當時惡其改漢貨因有五銖當復之謠情事亦符合

癖談卷五

癖談卷六

元和蔡雲鐵耕談

兩晉未嘗鑄錢晉書食貨志魏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更勅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是皆資前代錢爲用耳若張軌之五銖沈充之小錢式非頒自上名轉屬於下豈復成一朝制度哉故曰未嘗鑄錢也或言太元貨泉非孝武帝鑄乎余曰太元二字楷書南北朝錢文所未有

蜀錢吳錢之制皆本大泉五十蜀倍之吳百倍之二百倍之然莽直百之布猶重十五銖乃減其大半而亦直

百乎五百之布重十九銖乃未及其半而亦五百乎直
千之布重廿四銖乃僅得其半而亦直千乎此本權宜
之計不足以經久故雖收效一時而終歸於不便至晉
謂吳錢爲比輪爲四文則不復仍其直可知沈郎錢與
大者中者爲三等則其小非至輕薄又可知泉志據連
眉生殘絲曲證其與漢萊錢同固哉洪氏之說詩也
四文之文若作文字之文解則大者亦四文曷爲專名
中者蓋以錢一枚爲一文而此直四枚也大者直當倍
之而名比輪何攷晉志太元三年詔有廣州夷人寶貴
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賈人貪比輪錢斤兩差重貨與
夷人鑄敗作鼓云云可知以錢郭厚重故比諸車輪

往歲萊陽趙明府曾問錢一枚稱一文始何時余謂齊
鬱林王每見錢輒曰我昔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見
蕭子顯書又水經注漢劉寵解任去治父老人持百錢
出送寵各受一文蓋是時南北通有一文之稱矣若西
施入市願見者輸金錢一文此孟子僞孫疏妄引爲史
記者不足據也旣而讀典論有孝靈末百官湏酒酒千
文一斗云云乃知錢一枚稱一文曹魏時已然則晉世
謂之四文者非當四而何

晉不鑄錢而十六國轉有鑄錢者如後趙氏勒之鑄豐
貨錢見晉書載記洪氏因有富錢之名列之厭勝品非
也又如成李壽改國號漢稱漢興元年而顧烜所見有

漢興小篆文錢其卽李壽鑄耶然顧氏何以不屬之李壽而轉上說莢錢蓋世遠可誣世近不可誣耳

漢初無楷書李孝美甯不知之則其說漢興莢錢必實見有楷書之品特不當漫指爲漢錢耳此錢并不得爲李壽鑄而後代又別無漢興年號贗品顯然

大興平寶董譜引張台云馮宏所鑄夫以年號連寶字爲文始於唐之乾封且作楷書文通時安有此制洪志雖引張說而仍列於王延政劉仁恭之間則不以爲北燕矣北燕大興本當作太興而董說太興平寶云疑五代僭僞之所鑄則亦不以張說爲信矣或曰渤海文王大欽茂建元大興當唐開元時或仿中國乾封之制未

可知耳余謂是二品皆當讀曰太平興寶實宋太宗錢詳見後

南朝惟齊不鑄錢餘皆見於史宋書文帝紀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二十四年夏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武帝紀孝建元年春正月壬戌更鑄四銖錢顏竣傳世祖孝武帝卽位鑄孝建四銖前廢帝紀永光元年春二月庚寅鑄二銖錢顏竣傳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顧烜謂中廢帝鑄景和錢鶩眼錢卽其時也此劉氏錢五種也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又別鑄五銖除其肉郭謂之女錢此二品顧烜謂天監元年鑄未見

梁書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敬帝紀太平二年夏四月己卯鑄四柱錢此蕭氏錢四
種也陳書文帝紀天嘉三年春二月甲子改鑄五銖錢
宣帝紀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此
陳氏錢二種也

劉宋四銖錢舊譜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余所藏正合當
兩錢舊譜重八銖文曰五銖余藏五銖錢有倍四銖之
重者正此大錢也古錢往往文浮其重獨此品重浮其
文孝建四銖蓋卽舊鑄之四銖而勒年號於其幕特質
稍薄文稍晦耳顧烜謂一邊爲孝建一邊爲四銖良是
不必依顏竣傳讀之而以年號爲面文也二銖錢文非

二銖當曰永光卽洪志不知年代品徐氏云文曰永光
者是何以知之以其前承孝建而孝建錢或去四銖專
爲孝建矣以其後改景和而景和錢亦重二銖文曰景
和矣三錢同式又何疑焉至所謂鷺眼錢者卽永光景
和兩品之私鑄者也縱環錢又其劣者也洪氏妄圖小
泉直一篆楷二品以爲鷺眼錢而又闕其說蕪混殊甚
余故釐定宋錢五種曰四銖曰當兩曰孝建曰永光曰
景和

宋廢帝有三史於景平稱少帝矣於永光稱前廢帝者
對後廢帝言之也顧烜稱中廢帝則合前後廢帝言之
也永光元年八月改元景和十一月卽被弑故其錢流

傳絕少而徐氏竟見永光之文而余亦曾得景和之品
其文右景左和與永光正同則固皆沿孝建之制矣孝
建除四銖後年號遂爲面文

景和錢爲吾友陶茂才

惟馨

物歿後歸於余者趙明府

聞而索觀強以一銀錢易去至今惜之幸榻本尙存可
證洪志上景下和之誤

齊不鑄錢而輒得異錢南齊書祥瑞志宋明帝泰始中

世祖

武帝

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

南史作雙

刀雙

旗 又有人形帶劒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

歲案齊高帝以奇表爲宋明所疑其實泰始中尙無異
志則其子龍兒偶得二錢何足爲瑞若永明七年之齊

興郡錢十年之齊安郡錢志不言形製文字何所據以
爲瑞耶史志祥瑞原屬不經聊登之以補所闕云

蕭梁五銖錢有好郭以隋志肉好周郭之云定之而兩
柱錢卽其別種形製大小輕重無不同洪氏入之不知
年代品未審有好郭耳女錢無肉郭以先有私剪之女
錢故公式名焉鐵錢文曰五銖背有四出文而五字內
上下各一星之品卽其別種形製大小輕重無不同猶
銅品之有兩柱也大吉大通大富三品顧烜謂普通四
年鑄者又其別種也四柱錢因兩柱而鑄始以一準二
十後以一準十意兩柱或本準十歟北史謂梁元帝鑄
錢一當十兩柱錢或承聖中鑄故隋志云梁末歟然則

梁錢四種曰五銖曰女錢曰鐵錢曰四柱益以兩柱及五字內上下各一星者凡六種而五銖大吉等錢不爲正品

面有肉郭無好郭幕肉好皆有郭此五銖之本式幕或平者以盜摩取銖故至梁增好郭而其式變矣又去肉郭而其式反矣去肉郭者兩面并去之如私剪然是公私二品好郭故存也張台以背有好郭背無好郭別公私殊不足據卽有是品乃旣摩取其銖又剪去其輪者耳况面有好郭面無好郭公私之辨甚明又何用相其背爲

四柱因兩柱而增之兩柱似因穿上一星穿下一星而合之矣然余所藏五銖有面無好郭而穿上下各一星者此非兩柱正兩柱源所自出張台臚舉無名五銖有穿上下各一星者李孝美駁之曰此自有品目固不誤而豈知兩柱之外別有此穿上下各一星之品乎顧譜有八星錢源又出於四柱

五字內上下各一星者張台未別爲鐵品余以四出兩柱二品合參之定爲梁錢并新其名曰五中兩柱

顧烜梁人所譜異錢爲梁以前物較足寶貴如兩銖雙五四五雙十日月軒轅羅紋翅紋柄文井文十品皆所未見如大泉五銖定平一百中王錢之三品則藏榻俱有如太平百錢龜背波紋諸品則止得其一云

大泉五銖張台謂大小輕重未聞余案是錢正類莽大泉五十蓋倣其制易十爲銖使漢貨莽貨合成一品以爲怪與合半兩五銖作兩銖者如出一轍嗜好竊作僞古之人已有然者

定平一百顧氏但言徑六分重一銖半余案是錢穿上有三直文

中王之錢顧氏謂臺主衣庫今有此錢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七千似不若舊譜讀作五銖卅千敦素讀作錢中之王較爲有義余所見者銅質精良篆隸有法似非贗品但徑止三寸二分重不滿六兩且卅字整方則顧烜何至讀之爲七終屬可疑竊

謂文可兩讀定當作也耳

太平百錢顧氏所見三種又小者一種幕俱無文又龜背文一種水波紋三種凡八種洪志所圖篆隸各體太字皆太下加點不言有作大者余所得之品太作卍幕有二字在穿左款文轉不在顧氏八種中也

陳錢二種五銖無識別太貨六銖則製作極精卽以當五銖之十可也六字義腰訛言適應不足爲是錢累隋志謂當一而人猶不便過矣

錢文太陳書作大則當音泰說文太古文泰也案經史太字本作大或作泰自范蔚宗撰後漢書避家諱改從太後人於讀泰之大不復作大矣豈思廉未見是泉竟

讀如大泉之大歟抑傳寫校刊之訛歟

余所榻有太泉六銖一品徑寸六分面文四出蓋因陳

錢精美依倣為之而改貨作泉正與大泉五銖同出於

好奇者之所造

南朝齊不鑄錢而北朝初制適當其世後魏食貨志魏

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用也高祖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

十九年工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諸鎮通行之

世宗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肅宗孝明帝初京師

及諸州鎮或鑄或否孝莊敬宗永安二年秋詔改鑄文曰

永安五銖此魏錢三種也西魏別鑄五銖北史文帝大

統六年二月鑄五銖錢十二年三月鑄五銖錢東魏承

用永安五銖後魏志武定孝靜帝初改鑄其文仍舊此兩

魏錢也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己丑改鑄

新錢文曰常平五銖此齊錢也周書武帝紀保定元年

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

三年夏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

並行宣帝紀大象元年即宣帝大成元年也二月十一

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

此周錢三種也

魏錢惟宣武之五銖無識別其太和錢質粗文晦誠如

洪氏令民自鑄其製不精之說然任城王澄上言有大

魏之通貨不朽之常模云云則當時官鑄必如永安錢

之精好特罕見於今耳永安錢初於孝莊而東魏孝靜時仍其制固是一家貨也其幕文有土字者亦無從辨其爲孝莊爲孝靜也西魏五銖舊譜曰以赤銅鑄今五銖中有銅色純赤者卽是品矣計魏錢五種實四種曰太和曰五銖曰永安曰五銖而土字錢爲別種

魏本拓跋氏太和二十年詔云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則永安錢之有土字正表其以土德王也

孝靜永安錢魏志以爲文襄王鑄隋志以爲神武帝鑄案遷鄴之後歡澄並攬朝綱故一事而傳聞異詞總之修孝莊故事已耳董道謂之北齊永安五銖固非洪氏必別圖一品繫之東魏亦贅

泉志之有神品最陋而令公百鑪與焉邱悅三國典略云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

興和三年

有雀銜永安錢置渤

海王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鑪別鑄鄴中號令公百鑪錢夫雀以魏貨示賀六渾非獻瑞也何神之有若百鑪所鑄其爲常品顯然此錢未可公之元氏亦不得私之高氏宜附列魏齊之間其式則封譜曰背文四出李譜曰銅色深赤肉郭向外漸薄如碾輪狀余所藏有四角不滿成斜方形者

高齊錢製作精妙略同元魏惟永安篆體方常平篆體

圓爲異篆文逼近穿三面若有郭者惟五字一邊虛耳此譜家所未詳

漢耿壽昌名倉曰常平而北齊因以名其錢正取流通不匱之義不紀元號而立新名泉文於是一變而後代之用通字實權輿於此

周錢三種製造皆精布泉錢其文玉筋篆並行之五銖卽西魏赤銅五銖五行大布錢大小不一篆文大字或讀爲泉然史固作大也永通萬國錢銅色青白篆法絕工兩面同文者銅色黃質薄輪淺未爲佳品與孝美所見適相反云

布泉仍男泉之文故特變其篆體以別之義取藏曰泉行曰布或亦先左後右讀之者歟永通萬國當讀作萬國永通與五行大布對觀五行錢有大布字翻在上下者卽知此錢當先橫後縱讀而大布亦不必讀爲泉布蓋五行言其用之切大布言其用之廣萬國亦言其用之廣而永通又言其用之久也嗟乎主僅七齡國亡無日而泉文猶夸大其詞果誰爲之邪乃其製造之精竟如此抑又何邪

五行大布錢幕或勒圍圓字刻雲兔形又有五死

或謂卽行

字大布錢絕大幕有斗劍形此泉志奇品三雀錢

面文五行

布大立武錢面文永通萬國之類也蓋因宇文氏錢式精美故摹

倣刻畫別鑄爲玩品然適成俗品矣前此如永安五男

後此如周周通宋大觀金泰和等錢多有刻畫其幕者
非吾所好概置弗談

河陽錢見北齊書王則傳及三國典略此亦行於北朝
者特未識文字何如

隋錢有二種一曰五銖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九月行
五銖錢食貨志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
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
是也一曰白錢唐書食貨志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
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是也
隋志亦有大業以後遂多私鑄錢轉薄惡云云獨無行
白錢之文耳至舊譜所云徑一寸重一銖六黍當作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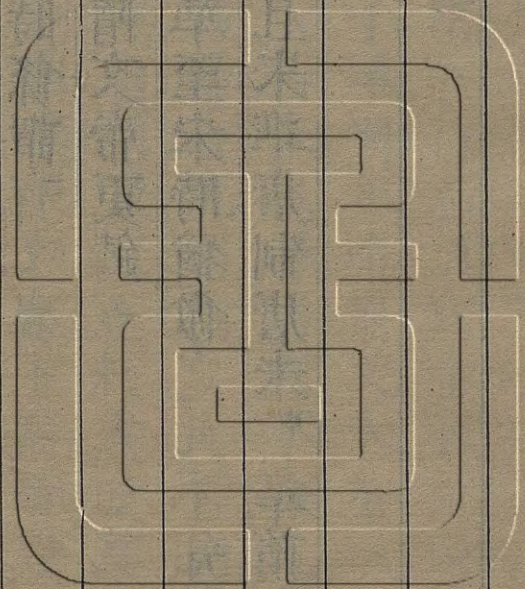
郭平濶五字左邊旁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用鐵和鑄
故錢色白者似專言白錢然一銖六黍之重舉成數詳首卷正

合開皇五銖一千重大兩四斤二兩之數是二錢輕重
固同也且其形製亦無不同惟銅色篆文爲異余所藏
肉輪平濶好有右郭之五銖銅色或昏濁或純白篆文
五字中二畫或直或曲此卽開皇大業之別矣洪氏但
載白錢失之漏略而又圖作款文如厭勝品之長年太
寶嘻白其質也而乃白其文乎

好郭獨留其右不知取意云何豈因永安常平二錢三
面似有好郭而故反之乎其銅色黑者五字中二畫不
曲如永安五銖之五上下二畫又與好郭連作凶則試

旋其文於上而觀之竟成区字此豈四出破京師六銖
哭天子比哉阿廢實萬古凶人之魁宜其兆先見於錢
文也案隋五行志周宣帝禪位改元大象蕭巋離合其
字曰天子冢明年帝崩又大業改元識者惡之曰于字
離合爲大苦來也尋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斯皆強爲離合究同附會而如凶字之顯著於錢文何
當時轉無有悟及之者

五銖之制自漢及南北朝輕重略同未有如隋錢之失
實者高道穆言永安私鑄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
實隋錢正如其說維時以古稱三斤爲一斤故得冒五
銖之數錢旣太輕盜鑄蜂起千文重二斤或不及一斤
而錢乃僅以索計致漢家良法自此永廢甚可惜也而
論者猥謂南北紛更至隋錢幣始一何其謬哉
以隋五銖爲良法博古如顧氏炎武且然日知錄立言
不爲一時條謂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當世未
之行及隋文帝更鑄五銖重如其文而開通元寶之式
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此不知隋志之牴牾隋錢之
大小者且宋準唐制唐未嘗準隋制何臆斷乃爾



曩者謁竹汀師於春風亭時蔡鐵耕雲朱岩峯德坦吳
春齋嘉泰瞿萇生中溶俱待坐師出所著養新錄論古
權大兩因及泉幣吳君舉瀟瀟齋泉譜所載堯泉爲問
師云伊耆鑄貨誰傳道之妣厯子莊文字莫詳大泉寶
貨孰初景王高都州邑陶陽宅陽詳考輿地半屬韓梁
幣始戰國羅泌附會於農黃蔡君問曰卯金典午六百
餘年五銖通用宜廣流傳泉貨鑄屬新莽何得轉多錢
樣師云赤符初膺寶籙黃牛未復五銖信白水眞人之
識建武時亦鑄貨泉東漢一代與五銖並行至於漢昭
烈鑄五銖而增直百以紀值吳孫權鑄泉貨而標太元
以紀年皆用漢末舊泉范增改之何疑泉貨之廣布乎

準因問曰漢通泉用唐開通泉范改補漢字甚麤俗第
唐開通錢據舊唐書以爲流俗誤讀當作開元乃明皇
撰唐六典有悉除五銖更鑄開通語以刀文爲開通見
顧况受命造唐賦究宜從何讀也師云是泉原可兩讀
自以旁行讀爲正史思明得壹順天王蜀通正等泉後
唐天成石晉天福文皆元寶而右旋讀可證也第上下
左右讀可回環乾元稱重寶建中稱通寶皆直下讀趙
宋泉文元寶讀皆右旋通寶文皆直下惟景定元寶順
讀以元字居右耳蔡君請曰景定元年庚申蒙古世祖
中統元年也後十年蒙古始稱大元景定以元升右豈
泉文亦有譏乎師曰然遼金錢用通寶者惟遼太平金

大定餘皆文曰元寶而右旋讀西夏天盛諸泉皆元寶
元鑄銀稱元寶而泉文轉不稱元元末天啓大義天佑
等僞號盡稱通寶明太祖鑄大中通寶文牒稱吳元年
爲原年避忌元字而後無以元寶爲泉文者矣朱君問
曰曾見貞觀當十泉係何代鑄乎師云唐太宗無鑄泉
紀元事西夏日本皆稱貞觀亦未鑄泉是泉近出青浦
佛塢中地在五代時屬吳越而楚馬殷鑄乾封閩王審
知鑄開通皆用唐泉舊名以一當十吳越以唐天寶紀
元則用貞觀號鑄錢當在是時惜備史未載耳瞿君問
曰洪志載梵字泉究作何讀師曰髟龜豸翁係女直字
金初所鑄元至正泉幕文蒙古篆乃十二辰字惟缺申

酉正與金大定幕文申西外罕見者互異也日暮請退
據帳梁摧歲遠追懷未由筵叩蔡君著癖談六卷半承
師訓乃傳薪有託宿艸已生王迂樓外翰蔡君高足也
藝溯緒源功深綆汲舉君癖談及人表考校補付諸劄
劄將見共竹汀師養新錄傳播藝林誠快事也道光丁
亥夏五月果泉陸準書

碩卿章君重刻癖談六卷凡貨文古篆屬可寶為爽補

之既卒業謂之曰金貨之塵存也諸家圖譜志錄成書

夥矣近賢雅製其傳於今以可寶所見簡覈而精嫩者

惟同里戴年丈文節公古泉鼓語為窳體大物博而奄

集眾長者若望江倪先生模古今泉略三十四卷又莫

與京焉戴書為吳縣潘尙書祖蔭湧喜齋本倪書則今

侍郎文蔚守荊州日所刻也夫泉幣異文刀布奇字悉

中古筆迹所流傳雖單名獨體咸寓會消承創微意固

將與鼎彝款識比崇穎尊可以察蒼籀同異孳形聲正

段嘗就畧見所及專斟泉文引申理董依違于羣經而

以許書為埠的大氏言先儒之未盡言已白而易識者

亦弗言揅積都若干事有从消形而古讀為一字者如

缶為瑤之省缶瑤寶一字也古幣有缶字鏹布之缶

古文从瑤以缶得聲古文四聲韻有缶二形祖辛卣有俞伯映彝有缶京姜鬲有缶皆从缶

易為陽之省易陽一字也漢書地理志註曰易古陽字

𠂔為虞之省吳虞一字也鏹布作𠂔又有𠂔諸形說

大之傾頭形大矢可互也从𠂔詩不吳不敷史記引作虞

索隱云虞吳聲相近又不吳不揚衡方碑引作虞左氏

僖五年傳伐鮮虞釋文本作吳可知古虞字但省从吳

𠂔為沿之省𠂔沿沈容一字鏹布𠂔字以為公者誤公

沿古文沿為沈古文沿下云讀若沈州之沈

禹貢兗州史記作沈州古但從𠂔充後起字

省垓封邦一字也齊刀背有闕垓字上為開下云不可

邑从土則封字也說文封古文从丰省从土籀文不省

邦古文亦从丰省从田二字皆以丰得聲故可通康誥

疏云古字邦封同詩邦畿千里文選注三引作封畿論

語邦域之中釋文本作封又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

鄭本作封可知古韻藿為藿之省藿霍藿一字也

冬江同部與今讀異藿為藿之省藿霍藿一字也

說文从藿集韻云藿或省爾雅霍山穆天子傳霍侯

舊告竝從藿省漢書鮑宣傳漿酒霍肉又以霍為藿

為溼之省溼溼濕隰一字也古布作溼說文溼从隰省

此从二糸隸形譌作溼隰字左氏哀十七年傳注犁一

各隰釋文本作溼穀梁襄八年傳蔡公子濕釋文本作

隰是隰陰可互同是為銅鞮之省同銅桐一字是鞮提

从溼省文之例

一字也古布作鞮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銅鞮伯華大

銅左氏成二年傳蕭同叔子史記齊世家作蕭桐說文

提从是聲古書从是得聲之字多通借顏之推家訓云

南人以是為鞮鞮音近忝鞮提

一聲之轉可知古讀是無視音

露為露之省零落露洛

路路一字也古布作露說文有零訓意為落廣雅同此

以各得聲則可通詩中露列女傳引作中路左氏閔元

年傳落姑穀梁作洛釋文本作路史記建元以來王子

薛炎成

侯者表洛陵 有从異形而實與許書相合者材即比也

索隱一作路 布作材形說文比古文从材此字少側而左向疑當

為从之古文蓋同為二人比形向右从則向左耳 卽宅也 布作宅說文宅古文

汗簡作金古尚書作卷蓋倉省 卽倉也 說文倉古文奇

从巾林罕集字有登則蒼古文 卽昌也 布作昌說文

卽卽州也 布作卽與說文古 菴卽皮也 布作菴說文

文 闕卽闕也 齊刀背作闕以為開字未允說文闕古文

兩字本 卽卽共也 圓泉作卽形鏹布又作 有从省形而

互相訓 卽卽共也 說文作卽與布形近 誤釋非本字者涅為湯又為涅以為涅者非也 鏹布作

訓緇涅字不可解通志以為陽字不為無見案對揚字 師准父卽作戮頌鼎作涅變手為夙誼亦通易為星形

正與此近當是易別體又呈與皇近七發 容為容以為

黃池紆曲李善注黃當為涅也亦可據 公者非也 布作公案公字自有公諸形 吞為瑤以為

吉或以為法者非也 古刀多作吝瑤之省說已見上吉

法非古字徐鍇本說文卽不收法且灋 毫為毫以為京

者非也 古布作侖案京字自有侖諸形此 為益以

為燕或以為朋者非也 布有侖諸形說文啗古文

虞注曰古益字也又圓泉有變益者訓寶四貨 零為旁

似未允當是鑑之省文回環讀者曰貝化四益 零為旁

以為零或以為霽者非也 布作零下从方形甚 受為爰

以為孚者非也 幣布作孚汗簡引義 駘為邾以為邾或

以為萊者非也 布作駘說文邑部有邾字周官雍氏注

世家執簡公于徐州 有从異形而可補許書之闕者雷 卽雷之異也 古布作雷上从卯又有雷諸形案漢鏡 甚明則雷从卯 卽申之異或陳之省也 古刀作申說 或又可从卯也 卽申之異或陳之省也 文陳古文从

認申下失收此形嘉禮全即陰之異也古布作陰漢書

或作全案金會皆从仁即烏於之異也布作又烏有

今得聲陰古或从金从邑即垣之異也古布作垣垣泉同說文垣籀文

又省此邑即垣之異也從邑小不類魏三體石經桓桓古

文作狽晉姜鼎有宣字金田即錙省留之異也泉

刻有田田諸形是田之又一體田即錙省留之異也泉

作田為錙錙之省又作田漢碑臨淄字皆作第即弟之

異也秦泉作第段懋堂据毛詩正義引說凡此數尚舉

非細故自鄭樵通志六書略羅泌路史發揮董道廣川

書跋而下皆始辨訂文字頗資矧覽惜未刊去舛繆橫

多逞臆是其疑也昔歲己卯可寶曾以諸誼質歸安姚

布政覲元布政敘泉略加採掇焉今案蔡先生之書精

博有勝已閒存未安无傷大體顧可寶猶斤斤於斯者

非敢居諍臣諒友之列也但取旁通勿事武斷信而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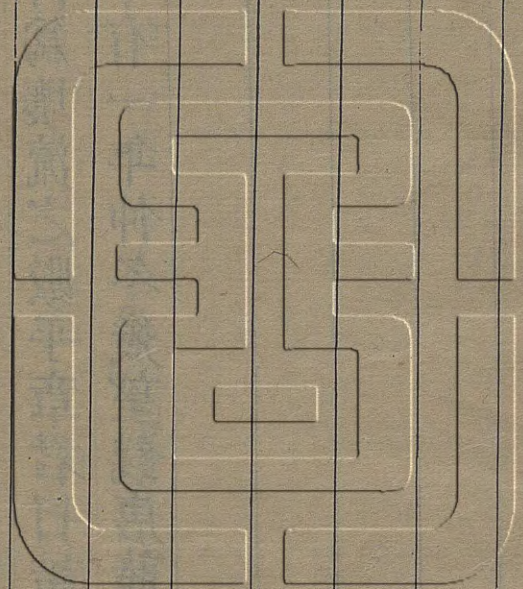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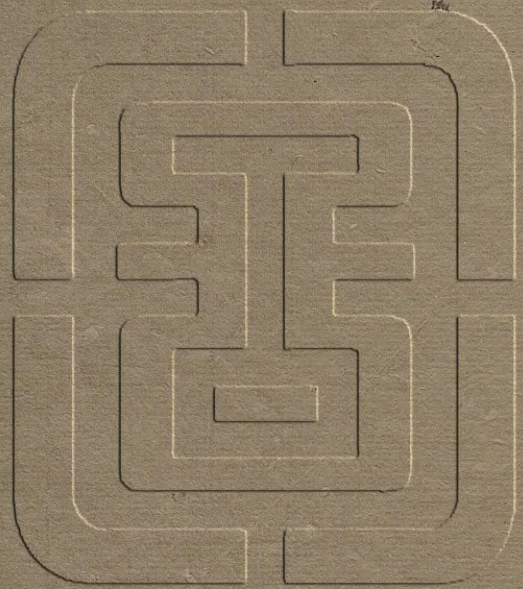
證衷于寔是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

一得坳諸篇終使世之讀先生書者倘資后導於什一

或且許為壤流之數乎章君曰諾遂綴次吾說如右

光緒十有一年仲冬幾望錢唐諸可寶識於武昌志局





辨言

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